
都柏林 – GAC 星期二下午会议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爱尔兰标准时间 14:00 - 18:00
ICANN 第 54 届会议 | 爱尔兰都柏林

SCHNEIDER 主席： 欢迎各位回到星期二下午的 GAC 会议。下面我们讨论议程表上的第 20 个项目，该项目主要关注未来通用顶级域名的轮次。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 ICANN 工作人员在此协助我们的工作，他们过去一直并且将来也会从事检查第一轮次运作情况的相关工作，并将获得的信息用于参考制订今后轮次的运作规则，然后将情况反馈给我们。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大家，

KAREN LENTZ： 谢谢，Thomas。还要谢谢 GAC 给我报告的机会。

GAC 成员想讨论的材料实在是很多，所以接下来我会把这些材料尽可能快速地过一遍。

幻灯片准备好了吗？

在 ICANN 的最后几次会议上，几个环节中我们都更新了大量的新信息，内容包括工作人员进行的与审核新通用顶级域名项目在 2012 轮次运作情况相关的研究分析，以及 ICANN 内部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所开展的一些活动。而且，这些 -- 我

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信息更新中有一部分来自负责诸如地理域名和服务欠缺地区等特殊领域的 GAC 工作组。

那么我就把这些幻灯片尽可能快地过一遍。这些幻灯片是公开的，上面包含了更多的细节。在会议开始之前，我想大家还都得到了一份描述幻灯片内容的简报。所以，接下来我会把重点放在描述正在进行的以及将要进行的与项目审核相关的工作上面。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嗯，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当前推动多项工作开展的一个关键动因即关于竞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的审核，也就是我们简称的 CCT。在《义务确认书》的 9.3 节中有关于这项审核的详述；一旦新的通用顶级域名投入运营，我们将成立一个审核小组来考察这些新的通用顶级域名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竞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该小组还将负责考察申请与评估流程的效果，以及我们在项目中建立的保护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建立这些保护机制的目的在于降低那些我们在项目发展阶段就已经讨论过的可能存在的风险。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审核流程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发布志愿者召集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审核小组成员则由来自社群的利益相关方志愿者构成。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里 -- 这里显示的是包含在 RFP 里的日程表，以及为审核小组开展 -- 开展工作准备的计划时间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会制定一个包含遴选过程的流程，用于收集各项申请。因此，我们估计审核小组会在 2016 年初被召集起来开始开会。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所以，尽管审核流程才迈出第一步，但是有些准备和信息收集工作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收集到信息和数据提供给审核小组作为参考因素。这些 -- 这些工作有很多是由社群发起的，特别是 GNSO 和 ALAC，他们提出了大量的指标提议，这些指标有助于评估竞争、选择与信任。我不会把所有的这些建议都展示一遍，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一项关于进行消费者调查的重要提议，调查的问题将涉及信任与认知。其中的两份报告已经发布了，一份针对普通消费者，另一份则仅针对域名注册用户，以分别考察两者所代表的不同用户群体。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是最近发布的关于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提议。这份提议主要关注竞争中的定价与非定价因素。前面提到了消费者调查和经济学研究，两者都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是两者都提供了一个基线，二是两者所做的研究都将在一年内重复多次，并提供一系列参考数据。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除了这两项研究以外，还存在大量与诸如 IDN、争议解决投诉等事项相关的独立指标。所以，所有提议都有专门的人员正在着手搜集编制，这张幻灯片的底部则显示了那些已经发布的提议所在的页码。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有一个领域相对独立，我们称之为项目实施。确实 -- 如果我们把幻灯片切换回关于《义务确认书》审核的那一页，就会发现它确实要求审核小组考察申请和评估流程的效果。为此，工作人员已经搜集了与该流程不同阶段相关的大量定量数据和统计数据，例如预授权测试、异议处置流程和申请系统。这份报告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和反馈。

现在，我们发布了这份报告以进行公共评议，并且我们希望能够据此对报告进行修订和更新。然后，审核小组可以以这份报告为基础进行讨论，也可以将其作为之前提到的工作范围的基础。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最近，《义务确认书》同样要求 CCT 审核小组考察项目中引入的一些措施的有效性，这些措施将降低某些特定的可预见性风险。其中一项措施即我们在项目中引入的一系列权利保护机制。今年的早些时候，我们开展了一项类似的工作，我们收集了大量关于这些 RPM（权利保护机制）运作情况的数据，以及使用者的反馈信息。这些数据和信息有助于我们在考虑和实

施权利保护领域附加工作的时候，确定与之相关的大家感兴趣的关键范围。

这份报告已经发布以进行评议；我们刚刚发布了包含反馈的更新版本。这对 CCT 审核小组来说很重要，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现在，我先暂时放下 -- 我们一会儿再回头讨论 CCT 审核流程及其适用范围。现在我想说的是一项独立的工作，即对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的独立审核。这最早由 GAC 在 2011 年提议实施，即设立一个逻辑节点，一旦信息交换中心投入运作，就完成对其的独立审核。

在新顶级通用域名项目进行的同时，我们设立了商标信息交换中心。该中心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的全球性商标数据存储库，计划被用于对新的 TLD 启动流程提供支持。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聘用研究提供商来执行这项独立审核的过程中。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正在进行中的另一项审核则侧重对项目中技术层面的考察，特别是评估加入大量 TLD 对现有根服务器系统造成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已经着手聘请提供商。我们 -- 事实上，今天下午我们才刚刚开了一个会，会上研究团队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方法，我

们希望将这套方法发布以征询意见。这项研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接下来我还将涉及与这些议题相关的 GNSO 政策活动。大家可能都知道了，GNSO 内部开放了一份用于评议的问题报告。目前，该报告提出了大量与在后续轮次中执行的政策建议相关的主题。这份问题报告现在已经公开评议。

最近，我们还发布了一份主要关于权利保护机制的问题报告。这一主题将包含但不局限于新的通用顶级域名。作为一个与 ICANN 流程相关的整体，它还将考察诸多内容，比如 UDRP 和权利保护。

在有关 GNSO 的页面上，这幅图从整体上向大家展示了政策制定流程是如何运作的，圆圈则表示现在大家所处的状态，即预备问题报告已经开放，以便进行评议。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就是时间表，相当于把我刚才关于所有这些审核的描述封装整合在一起。橙色条标注的是对竞争、消费者选择和信任的审核，还有大量的其他事项将作为资源和数据成为其一部分。很显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工作将持续多久，我们只能通过参考一般情况下其他审核小组的耗时来预测这一时间。因此我们认

为，一旦审核小组成立并且跟上工作计划进度，我们就能够制订一份更加准确的时间表。

我之前提到的 GNSO 政策工作也没有在这里展示，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启动正式的政策制定流程。我们希望流程能够尽快启动，这将有助于我们协调同步各时间节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该组的工作范围和计划。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想我要说的就这些，我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

SCHNEIDER 主席：

非常感谢 Karen 所做的概述。目前正在进行的和马上将要进行的审核加起来，数量相当庞大，对此，我们收到了多方不同意见。接下来我们把发言权交给 GAC，请他们提出问题和意见。

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好的，谢谢 Thomas。

非常感谢 Karen 所做的陈述，内容很有吸引力，我希望这能够成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贯穿于各项审核过程的讨论的一部分。您还提到了一个已被纳入到 GAC 建议考虑范围内的特殊情况，即在此次审核的基础上，您还查阅了以往的涉及大量此类问题的 GAC 建议，弄清楚其影响以及考察方案。

但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在您所做的陈述中 -- 关于审核新通用顶级域名项目这一部分内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也许是别人昨天做的，因为你的幻灯片中有大量内容涉及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我想，这些内容应该来自分析小组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结果显示公众对新的通用顶级域名的信任和信心没有达到原先的预期。这就是我的理解。

我并不是让您现在就去深究刚才那长长的陈述，不过，如果能够把它开放给 GAC 成员，也许会有所帮助。这是因为我们正在讨论一系列问题 -- 例如保护，还有其他问题 -- 这些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们感兴趣的，不仅会对你们的审核有所助益，也能对我们提供反馈信息。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您是否要做出回应？或者我开始下一问题？

KAREN LENTZ：

谢谢，是的。我们很乐意将两者都提供给你们。我认为，有两件事实质上是和竞争、选择和信任问题想关联的。第一件事是 Nielsen 负责的消费者调查，这项调查要求调查对象回答一些

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他们对特定 TLD 的认识、对行业的看法以及对注册流程的看法。所以，这项调查能够提供大量的信息。

第二件事是 -- 是分析小组当前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旨在提供竞争基线分析，内容包括考察注册和注册服务机构定价数据，同时分析其他非价格因素的影响，比如服务与产品。

所以说我很乐意将这两份报告都提供给你们。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关于审核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

有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谢谢主席。也谢谢 Karen 带我们浏览了这些流程和相关的时间表，等等。

我有一个关于申请基于社群的顶级域的问题。正如您所知，监察官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于优先级、评估等流程的投诉和关注，并受我们邀请报告了对此事的看法，后来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他的报告已经发布，GAC 也提出了建议并表达了对几个会议的关注，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您认为，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以咨询委员会的身份对全部或者单一流程提出正式建议？事实上，这将帮助我们对时间表有一

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如果我们在下一轮次遇到这一轮次已经遇到过问题，我们就能有所反应。所以，当需要我们全力以赴为这些特定问题的审核做贡献的时候，请适时地向我们发出信号，就是帮了我们大忙。

谢谢！

KAREN LENTZ:

谢谢！我认为，这里有两件事您可能需要考虑一下。第一件事，正如你所知，GNSO 已经罗列了大量的议题，还有项目中基于社群的结构，以及由政策建议引发的有关社群的定义和规程。我认为这些已经反映在 GNSO 提供的资料里面；这也是他们 -- 他们认为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范围。

从政策立场讲，在这一领域花费时间也是有益的，这同样被记录在提供给 GNSO 流程的材料中。

我认为，在 GNSO 流程中，目前我们从 -- 与 GAC 保持着良好的协作。这是一条 -- 一条途径。

另外，说到 -- 呃，GAC 建议流程，我想说，早在 2007 年，或者更早，GAC 原则表格里就提出了关于新通用顶级域名的建议。然而 -- 我不清楚 GAC 的流程是否被当成一个整体来考察，或者各个工作组各自为战，仅仅独立地考察自己负责的范围，然后再将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加以考虑、讨论或者提升到建议层面的议题以推荐的形式提出来。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和意见吗？

好的，红十字会代表，请讲。

IRC-RC：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叫 **Stefan Hankins**，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事实上，我是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运动组织的代表。

在当前会议的背景下，我们想强调的是，重申以往的董事会政策决议并尽可能地将其贯彻到下一轮次，是非常重要的；除非来自高层的指示或者新的政策考量改变了既定方针，否则对其重要性的强调就是为迎接未来新通用顶级域名轮次做准备。

在此，我提及此事，是想将其作为一个范例，展示在第一和第二级别上为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标志和名称所做的保护和保留措施。这些就是我们强调的保护措施，并且 -- 根据 GAC 过去的建议，它们已经被纳入到全球公共政策利益之中，同时也被纳入到国际法普遍认可的规范中。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董事会和 ICANN 全体员工逐步落实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保护措施，我认为，有必要将现有的保留措施常态化并在下一轮次中重申。

当然，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仍然会参与此事的商议和执行，我们随叫随到。

谢谢大家！

SCHNEIDER 主席：

感谢红十字会代表。

还有其他意见吗？有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在第一个轮次中已经贯彻落实的保护措施将被沿用至下一轮次而不必全盘推翻重来，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在确保此事上做出了努力，对此，我们非常支持。所以，我认为从英国的角度讲，我有必要强调我们的立场，即这些保护措施将被应用于下一轮次，确切无误。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非常感谢英国代表的发言。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和意见吗？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那么还有一件事，即着眼于 GNSO 还有 ICANN 员工发起的林林总总的活动，GAC 计划组织自身为这些

活动服务，我认为我们或许应该把本次会议剩下的 30 分钟用来讨论这件事。

既然这是一个公开的会议，所以，你们可以自由选择留下来，如果有急事也可以离开。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 30 分钟时间来交流讨论如何自我组织。从已知的时间表中也看出，剩下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相当费力的，但又十分重要，所以我认为，为了达到目标，我们应该 -- 应该对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各项审议心知肚明，包括已有的工作组，以及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如何组织工作。

俄罗斯代表好像希望发言。

有请俄罗斯代表。

俄罗斯代表：

我将用俄语发言。不好意思。

我想请 GNSO 代表留步，我有问题要请教。向 GNSO 代表 -- 表示歉意。

SCHNEIDER 主席：

你想请他们留下？

俄罗斯代表：

是的，因为我有问题想请教他们。

SCHNEIDER 主席： 您需要占用一分钟时间？

俄罗斯代表： 是的，就一分钟。

SCHNEIDER 主席： 这位不是 GNSO 代表，而是一位 ICANN 员工，不过您可以向他/她提问。

俄罗斯代表： 我想请您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考虑机构的法令法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设想一些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将来重复相似的错误。事实上，重点在于 GNSO 正在参与一件对他们的政策发展十分重要的工作。而且，作为 GAC 成员，一旦做出决定，一旦谈及注册管理机构、ICANN 以及用户之间相应的合同义务，我们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首先，最近实施的法令法规清楚地暴露了一个问题，即 ICANN 仍然处于在美国的单独管辖下，受美国法律约束；其所有的注册服务机构也服从于美国法律；这些合同同样受美国法律约束。

相应地，当遇到涉及法令法规的事件时，他们必须服从美国法律，因此他们无法继续执行合同。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此已经达成共识，即这种情况是法令对人权与顾客权益的践踏。这些事情以往都已经讨论过了。因此，如果我们完全忽视机构中的法令法规这一重要问题，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麻烦。理论上讲，这在未来会持续发酵，一旦类似的情况发生，则会变得更糟。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我想这些都被记录下来。您要对此做出回应吗？

KAREN LENTZ：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意见，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嗯，谢谢！

如果大家没有更多的问题要直接问来自 ICANN 的同行，我们就继续关于 GAC 应该如何自我组织的讨论，包括对我们来说哪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还有我们应该如何组织自身以便向我们所了解的流程提供建议及其他所需的资源。

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大家，

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从竞争、消费者选择与信任或者类似的要素开始，这也是这次报告的一部分。这一要素需要审核，你们

也都知道，现在正在呼吁有兴趣参与的人自荐成为审核小组的备选成员，

截止日期是 11 月初。

OLOF NORDLING: 是 10 月 30 日。

SCHNEIDER 主席: 是 10 月 30 日。

所以，任何自认为符合呼吁要求的 -- 的人，请踊跃自荐。正如幻灯片上显示的 -- 请回到那张幻灯片，它还开着呢。我觉得应该是第二张或者第三章幻灯片，很靠前，上面有时间表 -- 往回翻，再往回翻。

这就是我们收到的时间表，不过我认为它必然出错了。因为，如果申请人名单将于 11 月 2 日发布，那么 SO/AC（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不可能在同一天签署。所以很可能 11 月 2 日这个日期是错误的。不过，这仅仅是细节而已，我想会有人纠正的。好的。月底，也就是说 11 月 2 日应该改成 11 月 30 日（原文如此）。

然后，根据发起审核的《义务确认书》，ICANN 首席执行官兼 GAC 主席将考察并决定哪些申请人能够进入审核小组，并于 12 月宣布成员名单。接下来就是时间表的剩余部分，如大家

所见。任何人都可以自愿提交申请，请将这一信息扩散出去，如果你们还没有这么做的话，这特别重要。

还有，一旦申请人名单公布，各个 SO（支持组织）、AC（咨询委员会）还有 GAC 可能需要负责向申请人名单的决策者签署并提出得到 GAC 支持的建议，虽然这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我们可以做到。虽然这不是我们分内的事。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时间紧迫，期限将至，所以申请截止到月底，也就是还剩 10 天。我们需要尽快对申请人进行考察，如果有不同观点的话，还要进行沟通交流。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提出与这一特殊审核相关的意见和问题，比如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等等。有请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谢谢主席。正如我早上提到的，在昨天公共安全工作组的面对面私人会议上，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也很感兴趣。我们认为应该有一名该工作组成员参与到这项审核中，这很重要。我认为这是您和您的同僚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还有其他意见或问题吗？Olof，请讲。

OLOF NORDLING:

谢谢！我叫 Olof Nording，是一名 ICANN 员工。有一件事似乎也值得时下进行考虑。正如《义务确认书》中规定的，可以预见首席执行官和 GAC 主席都将是 AoC 审核小组成员。然而，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GAC 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有权委任一名指定人员来取代他们在审核小组的位置，当然这不在此次申请的范畴内。最近，我们更新了集体成员，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择了一名 -- 数年以前，这是一项 WHOIS 的评审工作。请大家记住，这名指定的被委任人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Peter Nettlefold。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也许我们应该向 GAC 提供更多关于这些小组数量和构成的信息。就我的理解，该审核小组最终将包含大约 15-20 名成员。这数目应该差不多吧？

OLOF NORDLING:

是的，差不多。可是，事实上，有些东西是指定的 -- 呃，通常由选拔者决定。因此 -- 人数差不多如此。当然，也存在增加委派人手的可能性，因为我们需要通过抽调人员的方式在各个 SO 和 AC 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不过，我们也可能会另外委派独立专家参与其中。

我现在指望 Margie，但我觉得还没有关于关于审查小组确切组成人数的最终决定，或者说，建议？很抱歉让您为难，但这的确很有意思。

Margie Milam:

大家好，我是 Margie Milam。是的，Olof 说得对。我们还没有确切的人数，人数应该由您和 Fadi 来决定。而且，除了那些从各个 SO 和 AC 里面指定的人员以外，还有独立专家，正如 Olof 提到的那样。对于那些 SO 和 AC，也没有设置固定的配额。怎么做，真的完全取决于你们。以往的人数大概是 16 名成员，可供参考。

SCHNEIDER 主席:

既然你在这场，那么我问一个小问题。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我听说某些 SO 和/或 AC 会备注一个特定人群，然后向他们许愿说他们能够进入小组。但是，不论是 SO 亦或 AC，都是没有名额权限的，比方说，根本没有任何规定。最终，这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谁是候选人？人数有多少？

然后，根据以往的经验，GAC 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如何共同做出选择？他们做了什么？那么我想问，GAC 签批的价值和重要性体现何处？比如，如果 GAC 说我想要这些人，这句话有何影响？或许这对 GAC 成员也会有所帮助。

Margie Milam:

没有要求要有签批。我们这样做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既然你代表 SO 或者 AC，如何确定？所以这的确不是要求。过去，签批并没有得到执行。我相信在上一个审核小组，第二问

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ATRT2），存在 GNSO 直接签批的独立个人，比如说，并非选出来的。所以这方面确实没有规定。

SCHNEIDER 主席： 所以这仅仅是表示支持的信号，人们并没有任何义务以任何方式遵循于此。嗯，好像有人想发言 --

Margie Milam： 对。

SCHNEIDER 主席： 泰国代表请发言。

泰国代表： 澄清一下，审核小组成员分为志愿者和独立专家。当谈及志愿者，就必须指明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GAC 列出了申请人名单吗？我认为把他们看成志愿者，应该不成问题，对吧？那些拥有专家的国家，他们是不是想提议或者邀请他们的专家过来？必须以独立专家的身份？我这样理解对吗？因为所有这些 GAC 成员终将回到自己的国家并可能带回资源和人，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他们做了什么。

OLOF NORDLING:

好吧，稍微回顾一下我以前对审核的支持，我能给出一个初步的答案。但是，时过境迁了。不过，事实是 -- 好吧，是的，你们指出了 -- 好吧，那些感兴趣的人指出了某种联系。然而，这并非暗指，比如说，与会代表，或者 GAC 代表，或者候选代表，或者任何与 GAC 相关的事宜。不过，他们毕竟来自政府圈子。

一旦涉及专家，好吧，就会出现很多灰色地带。那是 -- 或许最近 Margie 有更多这方面的经历，而我已经忘了很多事了。

Margie Milam:

我认为独立性取决于自己的看法 -- 您并没有尝试站在 SO 或者 AC 的角度，在此问题上并没有严格的要求。重申一遍，这真的由您和 Fadi 来决定。所以，理论上讲，你能 -- 如果你具备我们正在寻觅的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比如消费者保护或者 IP 权利等等，你就能尝试自荐为独立专家，列出你的条件，然后这些都会被纳入考虑。所以我认为，独立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您没有尝试站在 SO 或者 AC 的角度。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大家！我想问题澄清了。我想重申第一个期限，10 月 30 日。所以，如果你考虑接触你认为合适的候选人，改天吧，否则，会议会被拖到很晚。

看看现在的时间，我认为我们应该 -- 我认为既然我们对这一审核已经有了更清楚的了解，那就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吧。

GNSO 是一方面 -- 抱歉，英国代表，我忘了您要发言，多亏您举手示意，谢谢！

英国代表：

抱歉。我并非想拖时间。可是期限将至，我相当愿意咨询远在伦敦的消费者保护政策专家。也许我错过了讨论，或者还没有开始，请原谅；然而我还是感到身负重任，这毕竟是一个历时一年的项目。所以，有没有关于个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的建议？可以吗？也许我错过了之前的讨论，抱歉。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二，我们每天都有 3.5 个小时时间。不是的。

OLOF NORDLING：

很遗憾，Thomas，毫无疑问你是对的。不，工作量太大了。我们这么说吧。最能肯定的是每周一次的电话，希望如此；还有面对面的会议。还有覆盖全年的时间表 -- 好吧，这就够了。然而事实是 -- 在最后阶段事情挤成一团。

看，Margie 正在点头。所以我认为，我还处于正要步入正轨的阶段。

SCHNEIDER 主席： 这不是为那计划在 2016 年 11 月/9 月进行一次环球旅行的人准备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关于工作量的信息，有些已经隐隐欲现了。

OLOF NORDLING： 说到这个，此时极少数人已经跑去钓鱼了。

SCHNEIDER 主席： 嗯，现在，说到其他事项，我认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当我们和 GNSO 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可以让 GNSO -- GAC/GNSO 协商小组，也可以仅仅让该协商小组中 GAC 方面的 GAC 成员来尝试扮演与 GNSO 工作相关的接口角色。但是，该小组的 GAC 方面需要通过补充额外成员得以加强。我们已经收到了大量来自地理名称工作组、服务欠缺地区工作组和社群工作组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所关心的不谋而合；还有很多关于保护措施和公益承诺的讨论，等等。所以，我呼吁所有关心这些审核工作或者审核工作的某些特定内容的人们，请考虑如何从某种程度上帮助该小组成员和 GAC 成员，或者干脆加入到小组中来，这样我们就能确保不会错失这一向 GNSO 提供资源的重要机会。

另外，至于由 ICANN 推进的审核，正如你们所闻，我们确实可以，作为 GAC，提出 -- 或者作为独立的国家，在公共评议

期内对此提出意见。所以，这将 -- 或许我们可以利用秘书处的人力和支持，其中这些期限等等都被重点标出了，这样我们就能获得所有信息，那么我们就不会错过提供投入。一旦我们需要以 GAC 的身份提供投入，当然，我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不好意思。我很抱歉。请问，如果我 -- 或者 Tom 和秘书处 -- 给你们很短的时间，让你们启动并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思考出一个方案，你们打算如何向我们提供支持。然后，当然，请各位 GAC 成员分享你们对此的看法，我们该怎么做。

嗯，谢谢！

TOM DALE:

谢谢 Thomas。

如果 GAC 需要，秘书处，连同 ICANN 全体员工，可以准备一份 -- 抱歉 -- 很短的蓝图型文件，覆盖所有 GAC 在 ICANN 审核流程和 GNSO 政策制定流程中可能遇到的机会、时间表以及期限。这对我帮助很大。我不知道对你们帮助大不大，但是这种指南很有用，而且也能够很快出台，况且 ICANN 员工已经完成了很大部分。不过，我想提醒大家考虑的另一部分内容则建立在几天前 GAC 与 GNSO 几次讨论的基础上，两者讨论了很多构想，其中的一些构想在经过我和 Mason Cole 的讨论之后已经发放给大家传阅。Mason Cole 是 GNSO 派驻 GAC 的联络员，负责设法在 GNSO 政策制定流程中向 GAC 参与者提供更

多支持，以及提供基于 ICANN 当时所提供资源的培训，这得到了秘书处的大力支持，并且为 GAC 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协助 - - 也可以是 GAC 候选人，对此事而言，就是你们在 GNSO 的主要政策制定流程中可能遇到的专家们。

正如我所说，有些构想将为那些以前没有参与过政策制定流程的 GAC 成员提供更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份关于期限和蓝图等内容的文件。当然，不管对于你们自己还是对于我们发布简报，这都很重要。

不过，我想我们正在强调的是，对这些构想深思熟虑不仅能够提供参与的动力，更能够提供参与所需的特定能力，两者同样重要。没有你们日积月累的努力和时间的付出，我们将一事无成。完全由大家决定。几天前，我发放给你们一些关于能力建设和为 GAC 提供支持的构想，特别是在政策制定流程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思考一下这对你们是否是有用的。谢谢，Thomas。

SCHNEIDER 主席：

非常感谢，Tom。我看到美国代表举手了。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谢谢 Tom 提供的内容。我做一个简单评论。我知道以前我们曾经就此问题努力过 -- 如果我说错了，请 Manal 纠正 -- 当然，在 GAC/GNSO 协调小组内部。

我相信，我们将试着 -- 这一直我们目标 -- 试着将 GAC 的观点与 GNSO 的同事和我们的同行共享。当然，定死的期限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在各个流程中，他们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他们应该，也必须这么做。所以，根据我们作为 GAC 选择参与的政策制定流程，我们必须适时地改变自身的合作程序，以便准确地提供 GAC 视野。因为，独立成员永远可以选择带着他们的国际视野参与进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总是受欢迎的。GNSO 已经就此强调了很多次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要对这一区别加以留心，还需要提醒 GNSO。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事实上，我考虑过相同的问题。对独立参与人员，我们必须加以留心，这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 GNSO。当 GAC 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投入或者参与这些流程时，他们带着特定国家的视野和利益等因素，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做这件事，还是为整个 GAC 的行为代言？当然，两者是有点区别的。

或许 -- 诚如 Suzanne 所言，我觉得，前者总是有可能的。任何人都能参与并做出贡献，但是，当然，如果 GAC -- GAC 的地位得到巩固，要求得到满足等等，情况会大不相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想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 GNSO -- GAC/GNSO 协调小组成员的支持下自我组织优化。当然，我觉得，除了秘书处以外，还有很多人乐意帮忙。当然，我很乐意帮忙。不过，这需要非常高效的组织，使得我

们能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确实地获得如此地位。有请埃及代表。谢谢！

埃及代表：

谢谢，Thomas。谢谢，Suzanne。是的，我同意你和 Suzanne 所说的每一句话。同时，正如 GNSO 方面也注意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申请延期。所以他们只是需要被及时通知。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你说的很有用。所以说，如果我们觉得某件事很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设定期限，而应该灵活变通，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充足的时间。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 我们应该知晓的很重要的事。

关于 GNSO 部分，大家还有意见或者问题吗？没有的话，我想我们还剩余 5 分钟时间可以用来简单探讨一下已经开始或者即将开始的 ICANN 工作，以及公共评议期。我认为两者基本上可以算作一件事。我们一直有 -- 每位 GAC 成员都有机会在公共评议期进行独立评议。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就某个特殊问题或者特殊报告中的某些关键因素达成共识，并向 ICANN 全体员工传达整理过的统一的 GAC 建议，或者叫通报，叫什么都可以。

所以 -- 不过，公共评议还是要做的。我们目前还真的没有 -- 这么说吧，除了咨询到的一些简单信息，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框架。所以，如果 GAC 同意，我们可以提出一份草案，有人已经着手起草，正在进行中。

我看到德国代表也许有想法或者问题要提出。

德国代表：

是的，我只是做个评论。我认为还有一些最具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通用顶级域名等待我们做决定，很难估计其中发生了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

第二件事是，我认为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进行讨论来巩固我们现有的地位。比如说，保护措施问题，还有那些需要深思熟虑并很可能能够对对方的讨论稿产生影响的问题。正如我所说的，有些问题还函待解决，况且我们 -- 我们的地位也并非不可动摇。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德国代表。听了您所说的，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自从 2012 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听取 GAC 的建议，为此秘书处还出台了系统的方法，据此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将这些建议分类归集。在过去的几年里，涉及到第一轮次的新通用顶级域名的建议就是按此方法处理并集中录入到一个文档中，使之能够迅速回传到 GAC 手中，这样我们就能从自身角度判断这些建议是否依

然有效。然后，这些将作为备忘提交到 ICANN 手中，上面记录了我们认为应该纳入到审核中的因素的建议，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需要这些建议，还包括一些想法是否已经有所规划或者已经实现，也包括对如何进行第二轮次的一些观点。如果把这作为出发点，大家认为可以吗？我看到有人点头表示赞同。没人反对。那我们就给秘书处额外安排一份工作吧，看来秘书处的工作量正在迅速加大。

明天我们再来讨论财务方面的问题，随便说一句，总得有人需要为秘书处理单，对吧。以上只是一些题外话。

还有其他意见或问题吗？在收集先前的建议的同时，我们可以同步收集一些我们觉得需要关心关注的问题；还要整理出哪些要素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几个月内继续与 ICANN 或者 GNSO 沟通或者提出建议，并适时地尝试自我组织优化。对于本议程项目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让我们感谢 ICANN 的同事，谢谢你们来分享信息，提出问题，还有参与讨论。那我们就结束这一项目，开始下一项。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关于问责制的问题，这将占用第 21 和 22 时段，中间会安排茶歇。也就是说先开会 30 分钟，茶歇，再开会 30 分钟。

大家都记得，在本次会议上，不管我们的意见是否与 CCWG 相左，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该如何与 CCWG 沟通。所以我们联系到了 Tracey，同时还联系了 CCWG 的各位联合主席，向他

们请教了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得到 -- 我们刚刚收到答复。所以我们赶紧在这里进行三边会谈。下面，我们最好还是把发言权交给 Tracey，由她向我们传达 CCWG 联合主席团的答复。

TRACEY HIND:

谢谢 Thomas。

好的，刚才你在这里开始开会讨论通用顶级域名的时候，我跑下楼和 CCWG 问责制部门主席团就此事进行了会谈，并问他们，除了内容以外，他们在本周末之前希望从 GAC 得到怎样的信息或者回馈。

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书面形式的沟通，就是一种形式，不管是信件还是电子邮件还是其他类似的形式。但是，最理想形式还是公报，如果你们已经达成了共识，那么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在公报上看到这样的文字，表明 GAC 公开支持 CCWG 正在负责的多方协商流程，并且能够把握机会成为有效参与方之一为该流程做出贡献。

他们想要的理想结果就是看到达成一致措辞，如果可能话；如果 GAC 不能就压力测试 18 达成共识，那就提供另一选择。

由于他们想方设法收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 -- 为他们的最后报告做准备，所以，正如我所说的，如果你们能够达成一致的话，他们最希望在公报上看到相应的文字材料。如果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正式的沟通，比如 GAC 主席发一封信件或

者电子邮件，借此表达与 CCWG 合作愉快，对 GAC 在流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能够在流程中发表意见感到满意，也是可以的。

这样回答够清楚吗？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澄清一下，这不是 -- GAC 可以自由决定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交流。这仅仅代表 CCWG 联合主席团的意愿，他们希望从我们这边得到什么，但决定权在我们。所以不要 -- 你们不必受制于人。因为这只是 -- 既然我们询问了他们意愿，他们也做出了答复，仅此而已。

所以说，必须明确一点，即怎么回答他们，回答的内容和形式，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一点我们彼此不能存在误解。我们可以尝试揣摩他们的想法，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我安全无法理解这一问题。是谁让秘书处联系 CCWG 主席询问他们的观点的？这本来就应该由 GAC 讨论，然后由 GAC 决定，为此会议还任命了 GAC 主席。那么，是谁决定这么做的？我们并没有授权任何人来给 -- 你们到底想从我们这边得到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之一过程，所以对此我也完全不同意。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事实上，我们已经决定做出澄清。GAC 发现 -- 我记不清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的事了。-- GAC 发现，我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做什么。于是我们就委托我们的秘书处向 CCWG 询问他们的看法。再次声明，这只是 CCWG 联合主席团的看法，他们也仅仅只是回答了提问。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讨论他们的预期，重申一遍，这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们预期的信息，但我们不必讨论他们的预期。我认为，我们可以 -- 我建议 -- 继续讨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是 -- 仅仅是 -- 为我们提供参考，使我们能够有更好地设法整理我们的资源。

我希望我说清楚了。

那么问题在于：既然我们有两个 30 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这两段时间？你们想继续讨论压力测试 18 吗？或者你们想开始讨论别的事情？别的方面？18 号压力测试？我看到瑞典代表想发言，好的。

瑞典代表：

这只是一份提案，还有很多其他提案，但是大家很少进行交谈。所以我希望我们也许能利用茶歇来完成讨论，至少继续这些讨论。别人可能有不同看法。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所以你提议我们现在就进入茶歇，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后继续？或者把茶歇安排在中间？伊朗代表想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 Thomas。各方已经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就寻求压力测试 18 起源的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比如国会与 NTIA 之间，NTIA 与处理压力测试的工作队、CCWG 还有 GAC 之间。

我不知道 Anders 是否会考虑到所有这些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广泛交流，还是仅仅只涉及他所在小组里面的不是身处世界哪个角落里的少数人。如果情况是后者，那就好；否则，他就会与你们继续他自己的讨论，而把其他人排除在外。这点我们绝不同意。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瑞典代表，请讲。

瑞典代表： 我从不拒绝咖啡。

[笑声]

SCHNEIDER 主席： 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好的，谢谢。请记住，现在是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好吧，我来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方案。还有一些与 CCWG 问责制相关的其他问题从来没有被细致处理过，我们不妨开始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们休息一下，这样 Anders 和其他任何对压力测试 18 感兴趣的人就可以继续他们非正式对话。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开会，回头处理压力测试 18 。这样，也许至少能够对讨论的进行提供一点点帮助？

SCHNEIDER 主席： 这是一个提案。我完全听大家的，请自由发言。告诉我你们想怎么开始。好的，巴拉圭代表，请讲。

巴拉圭代表： 好的，主席先生。我建议先喝点咖啡再继续讨论。我自己提出了一个压力测试 18 的备选方案。鄙人不才，本人的愚见正是现状的体现。但是，这再次给其他人带来了麻烦，所以，我建议喝喝咖啡再做讨论。谢谢主席！

SCHNEIDER 主席： 好吧，我们有两票 -- 我们不是在投票，但我们有两票支持先喝咖啡。有没有其他人同意先喝咖啡？三、四、五？严肃地说，我认为我们 -- 我建议我们利用茶歇讨论一下我们该如何继续。否则，我们就拿上半场来讨论我们该如何继续。好，如

果大家都同意，那就先茶歇。是吧？然后一直到结束就都没有茶歇了，这就是生活。好吗？

[茶歇]

SCHNEIDER 主席：

感谢您的关注。有一些关键人物还在忙于处理其他事务没有回来，我想我们再等几分钟，等他们回来了再继续。虽然我们已经有过茶歇，但是请再给他们几分钟时间。

谢谢！

好了。大家请坐下。首先，我们要商定接下来我们是继续讨论并尝试得到压力测试 18 的解决方案，还是继续我们在星期日进行过的关于其他三个要素的讨论。

我们应该如何最优化地利用今天下午剩下的时间，请大家踊跃发言，说出你们的看法。

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大家，

在此之前，秘书处有一些管理方面的小问题要与大家分享。大家边听边想。

TOM DALE:

是的。好的，谢谢 Thomas。

两件事，请 GAC 成员注意。第一件事，如果您当中有人入住都柏林的 Westin 酒店，那么您很可能找不到房门钥匙了，您可能把钥匙搞丢了。看，我们捡到了一把钥匙。如果有人确实入住 Westin 酒店，显然您的旅游预算比我高得多，并且遗失了房门钥匙的话，请来找我们认领。

第二项通知与社交活动有关，即 GAC 和 ICANN 董事会之间的招待会。招待会原本安排在晚上 6:30，现在改成晚上 7:15 举行。时间地点是今晚 7:15 这栋楼 5 层 ICANN 董事会房间，这栋楼。

谢谢，Thomas。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入住 Westin 酒店且遗失钥匙的先生/女士，您可以秘密地取回您的钥匙，以免被认出来。

好了。回到我们最喜欢的问责制问题。

我看台下有人想提问。让我看看 -- 牙买加代表，对吗？啊，我的表格是正确的，太好了。

牙买加代表，请发言。

牙买加代表：

谢谢主席先生。

我们已经听取了 GAC 同事的评议，我们建议可以关注一下与问责制相关的其他问题，然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再回归压力测试 18。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大家同意讨论其他问题而不是压力测试 18 吗？您要发言？

多米尼加代表：

是的，我是多米尼加代表。

SCHNEIDER 主席：

多米尼加代表，请讲。

多米尼加代表：

主席先生，我完全赞同，我还想进一步说明。我认为压力测试 18 似乎不能算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基本是在浪费时间。我查阅了大量事件前后的电子邮件，甚至 CCWG 成员也表示，

在他们看来这不是问题。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在压力测试 18 上浪费时间。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多米尼加代表。

所以我们应该讨论其他问题而不是压力测试 18？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你，主席。

刚才两位同事所说的，我同意 95%，但我不同意他们忽视压力测试 18，或者认为它不是问题。也许对我们，或者我们中的大部分来说，这不是问题；但它始终是一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可以再考虑一晚，深入思考，进一步磋商，通过电子邮件更广泛地交换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大家也许会同意这么做，那么今天我们就花时间这么做吧。诚然，还有其他讨论，我也不会完全无视它们，因为我们看过了 CCWG 的电子邮件。您可能不在名单里面，但是有人说压力测试 18 可能会导致整个移交趋于失败。

所以，我们不能无视它，

而是必须找到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您，伊朗代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讨论压力测试 18 ，但我们认可这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 -- 看到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避免地还要跟这个问题打交道。

巴西代表想发言？

不是，那我们就开始 -- 阿根廷代表，请讲。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

我同意伊朗同行的观点，即我们应该就与跨社群工作组列表相关的电子邮件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换。其中一些涉及压力测试 18 的邮件是关乎本次移交是否成功的核心问题。我并非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说，对某些跨社群工作组成员来说，这是关乎移交能否成功进行的核心关键点。基于此，我认为应该在本次会议的开始阶段为这样的辩论保留一定的空间。

我还想将一些发送给跨社群工作组列表电子邮件提请会议讨论。其中有一些已经共享给了 GAC 列表。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各国政府会有不同想法，还有来自 ccNSO 不同利益集团的成员，以及 GNSO 都对压力测试 18 持不同的观点。因此，这

不是 -- 不仅仅是 GAC 的事，还关系到 -- 到 ICANN 社群的其他成员。

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 -- 可以优先考虑压力测试 18，而不是其他事情。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我们不能同时讨论两个不相干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对从哪儿开始达成一致。好吧，我们还剩半个小时。

如果我们决定讨论那些多数人同意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做呢？

其他的 -- 对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哪些是其他问题。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所谓的其他问题。上次屏幕上显示了四点，我试着把它们找回来。第一个问题，GAC 的潜在角色-- 作为社群的评估和判定 -- 授权社群的阶梯升级机制。我们需要讨论其当前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以及 GAC 的角色问题。另外两个问题分别是对 ICANN 的任务和义务的理解，以及其核心价值和可能的 -- 和它的狭隘性和对公共政策问题可能造成的影响。三者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则涉及在私营部门领导权中使用任期内的多利益相关方的配比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 -- 应该从哪一个问题开始，来对这一模型，这一社群授权 -- 发展中社群授权模型和其中 GAC 的作用进行评价？我建议我们从此处开始，这么说吧，因为这一新兴模型依然是整个问责制提案的关键。

好吧，我们花了 -- 已经花了 50 分钟时间来交流此事了。

好的。现在我把发言权交给大家。

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主席先生，我不明白。您是想把社群授权当作一个项目来讨论，还是将它包含的六七个委任状一一拿出来逐条讨论？或者您只是想讨论一些模型？等等，等等。

如果你能把情况说清楚，或许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就目前情况看，您的问题实在过于，过于宽泛。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提出这个问题。

的确，这将带给我们 -- 我想我们可以按部 -- 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够，或者说没必要深入到如此细枝末节，这不是我们该做的。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星期日的讨论，即现阶段，我们大概能从 GAC 那里得到哪些关于模型发展方式和 GAC 角色的反馈信息。

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请允许我重复来自 -- 来自今天在座各位当中的杰出同僚的观点。

一周以前，我们还一无所知；今天，我们已经小有所成，充满希望。

CCWG 为我们指明了多条道路：自愿模型、单一指定人模型、多成员模型、唯一成员模型和现在的唯一指定人模型。有一些人，我们称他们为单一指定人，但根据法律顾问的观点，他们应该被称为唯一指定人。

目前，我们用的是唯一指定人模型，起码这一模型得到了 ICANN 董事会的首肯，以某种观点来看，他们认可这一模型。所以，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片光明，这样我们离开都柏林之后就能继续完善这一模型，包括准备最终版本，去除人们发现的缺陷，写入 CCWG 的最终提案，无论有或没有公共评议。

一会儿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件事，将是我们是否需要设置公共评议。但就目前的形势看，我似乎看到一条出路。出路就是唯

一指定人，能够帮助我们抹除缺陷。最重要的是，随着 PTI 的独立，目前缺陷是存在的。

你们都记得这件事。在第二份提案中有很多评论指出，目前 PTI 是 ICANN 的附属机构。并非如此，于是就有了独立过程。

这一独立过程在 CWG 的第 L 号附件中有准确的描述。我不想占用大家的时间来说这件事。

但是根据唯一指定人模型，我们可以推动这一过程。我们可以要求强制执行独立过程。但是，如果 ICANN 不想让它独立，那么目前还无法强制决定。

所以，如果董事会决定说，不，我不想让它独立，目前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召回整个董事会，这将会迎来艰苦的讨论和决策。

我们正在寻求的是，为此我还给 CCWG 主席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咨询其法律顾问在附则中加入条款应对这一特殊情况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在社群决策中获得增援，而不必召回整个董事会。CCWG 主席已经同意并将其发送给 CCWG 法律顾问团。

他们说这是全面综合的。我回复说，不，不要全面综合，我们不要冗长的文案，我们只需要一段，告诉我们这应该被强制执行。

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了，以我对 CCWG 浅薄的了解，存在的其他问题都将得到妥善的解决。然后我们就要寻找关于此事细节的其他问题。

因此，一个文档不能关联两个参考模型这一问题一般原则将被废除。一个文档将关联唯一一个参考模型，即所谓的唯一指定人模型，如果它能够解决问题，连同昨天人们在 CCWG 提出并讨论的许多其他问题。明天人们将在 CWG 讨论关于独立的问题。Jonathan，CWG 主席，昨天提到，在他看来，这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他，这只是他的观点。这应该由 CWG 作为一个集体加以确认，而不应该由其他章程组织来确认这件事，毕竟独立过程与移交过程直接相关，在没有得到 CWG 确认之前，我们不能开始。

明天下午我们将讨论此事，争取得出结论。也许法律顾问团能够提供应对此事的法律条款。

在我看来，也许我们应该继续推进唯一指定人模型，改进它，完善它，完成它，然后再决定是否还要进行公共评议。

我并不是还想发言，在我的提案中，我认为我们需要进行公告评议，因为我们正在逐渐偏离最初的唯一成员模型，逐步向唯一指定人模型靠拢。所以，公共评议应该做，这是为了通达 -- 为了，对，民主，抱歉，民主，透明，等等等等。

但是，公共评议持续时间可以从 40 天缩短为 30 天 甚至 21 天。重申一遍，昨天我就跟 CWG -- CCWG 说过，我主张慢工

出细活。对此事，我们要仔细对待。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了，如果你们需要进一步说明，我把它留给人们来提供进一步说明。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Kavouss。您认为这一模式能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同时你还强调了哪些问题是函待解决的，我认为你说的很有帮助。

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否同意 Kavouss 的 -- 伊朗代表所描绘的社群权力，以及他提出的发送一份关于模式发展备忘录的提案。最好在明天晚上之前，我们能够向 CCWG 通报一些材料，包括上面提到那些内容。虽说不一定以公告的形式，但是最好是通过正式渠道，比如电子邮件或者信件。

所以 -- 我们应该将此写到通报材料里，对此大家是否有异议？

看来没有。好，这次我们就尝试将其列入通报内容，我们得着手准备了。希望这件事不会占用我们太多时间。但是 -- 英国代表，请讲。

英国代表：

谢谢。是的，我大体上同意这种做法。

我想特别关注一下决策制定模式。这 -- 我在过去的评议中提到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现状。我认为，CCWG 第一工

工作队应该确定一些决策制定步骤，虽然我们未必遵循这些步骤。

至少有两个 SO 表达了这一意愿，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决定是否继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契机，继而获得更多 SO 和 AC 的支持。我忘了确切的比例了，也许是两个 -- 两个 SO 和一个 AC。请原谅，我才刚刚开始接手此事，所以有些确切的细节还不清楚。

但是 -- 所以，大家都同意应该把它挂到社群论坛上去。再者，GAC 能够发挥潜在作用，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谈论这些授权机制，认为其是实质性的发展危机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社群论坛。GAC 或许会以公共利益为由建议不采取特殊行动，管他呢，但 GAC 不能袖手旁观。随后，如果他们遇到社群论坛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就可能会做出决策。

这个决策可能是 -- 是制定一个用于改变预算或战略相关计划，或者解除董事会成员甚至是核心成员的授权机制。

所以，我可以 -- 如果在座同僚充分熟悉这一涉及事态升级过程的提案，那么我希望大家牢记，GAC 将全程参与其中。从此意义上说，随着事态发展，决策是否通过，决策制定模式是否合乎我们的要求，都会触发阈值的调整。

我已经就此事和一些工作队进行了协商。提案中所展现的坚定立场、深刻思想和开阔视野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不确定所有的 GAC 同僚都对此提案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它

非常重要；正如我所说，没有它，GAC 将无法履行其职责。因此，我提议大家都看看，

我建议将此作为本次会议的一项内容。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认为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包含两个问题。首先，大家是否认为这个模式总体来讲是好的，可以继续沿当前方向进行下去。其次，如果是这样 -- 既然如此，那么 GAC 该如何参与其中？

如果我们试图在九月将所达成的共识提供给 CCWG，那我认为 GAC -- 或者我试试看，也许有助于讨论。GAC 愿意参与这一模式的各个环节，但或许不包含必须进行投票表决的最后阶段，或者 -- 但我认为，此之前的环节中，我们都乐意提供资料。为了避免和提交给董事会的建议相混淆，我们或许不会将这些资料称为“建议”，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地会在其中扮演此类角色。问题是，最后，我是指非常、非常临近结束需要投票表决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发出信号，表示我们将有意参与，或不参与，或打算稍后再决定是否参加。我觉得还是明确表明态度为好。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你，主席。抱歉，我又要请求发言。

总体来说，我同意英国代表所言，但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这件事。几分钟之前，我给 CCWG 联合主席和调查员小组发送了一条信息。我这样做，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 GAC。信息内容如下：GAC 需要决定是否继续保留并扮演其顾问身份，所以您必须考虑这一问题，它将对决策制定过程产生影响。如果您继续担任顾问，那么很多困难将迎刃而解。

其次，GAC 将考虑行使单一指定人模式和唯一指定人模式中预见的权力，无论以一次性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我认为，我们应该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参与 -- 行使这些权力。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会参与，因此也不必理会。或者你会说，所有的这些，我都要参与，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问题就是，如果您决定参与行使这些权力的任何一个，那么您必须采取两个步骤。其一，参与决策。该项决策应该在 GAC 内部讨论，最终得出参与决策，决定是否行使权力，也许您认为这应该建立在运营原则第 47 条定义的共识的基础上。

一旦你们决定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参与此事，接下来你们就该讨论实质问题，解散整个董事会。对此问题的决策应该遵循最近在运营原则中达成的共识。

结果将如何？您保留顾问资格，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参与，以及该问题的实质内容。

有些人认为 GAC 会借参与之机占领整个社群，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们可以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比如在重要决策上达成共识。我们并没有脱离任何政府决策原则，达成共识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 以上便是我向联合主席们陈述的内容。

只要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主席先生，一些其他问题就会自动迎刃而解，从眼前消失。对您和您的委员会来说，结论就是，我们保留顾问资格。以上是其一。

其二：我们讨论了参与决策，这些决策由共识所维系，如果我们决定参与行使与之相关权力，那我们就将触及问题的实质，即解散董事会，整个董事会。然后，我们还将在共识性运营原则第 47 条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不管它是好是坏，为的是将其提交给整个 SO 和 AC 考量。而且，在昨天做出的一系列决策中，如果你们中的一些人隶属 CCWG，我提到过，你们可以做到 -- 首先，使 CCWG 的所有决策都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要全力避免投票表决。但是，一旦谈及共识，那么必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因此，我还建议，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将不接受反对意见或者建议。于是，所有的事情都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沿着各个方向发展成一个模式。这样，在座的、不在座的、楼上的还有楼下的一些人的焦虑将得到消解。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在我把麦克风交给瑞典代表之前，我不确定我们 -- 至少我本人 -- 能够完全理解您对英国代表问题的分析。在我看来，GAC 参与那些不需要投票表决的早期环节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最后一步可能需要投票表决。如果如您所说保留顾问身份，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参与到不需要投票的环节，但不包括最后一个。我这样理解对吗？

伊朗代表： 主席，不是的。

SCHNEIDER 主席： 嗯，请解释。

伊朗代表： 首先，在申请环节，您可以和任何一个 SO 或者 AC 一同参与，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情；此后，您就可以前往论坛。以上都根据您的议事程序来定。您可以在论坛上和所有其他的 SO 和 AC 一起分析形势。当进行到最后的决策制定环节，如果决策表现为建议的形式，而建议表现为共识的形式，那么您的参与就会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进行。您不会失去您的权力，而是转化为建议和共识的形式。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瑞典代表，请讲。

瑞典代表： 谢谢主席。这不是对英国代表问题的回应。确切地说，这是关于压力测试 18 的延伸。不过，考虑到我们时间不多了，我想我也许可以就此说两句，可以吗？

SCHNEIDER 主席： 我觉得没问题。

瑞典代表： 谢谢！这也涉及伊朗代表刚刚陈述的内容。我确信伊朗代表随后会向各位解释为何此事还和压力测试 18 存在关联。

我还是从过去进行的会谈说起。正如我所看到的，我们已经和不同的当事人进行了多次有趣而富有成效的讨论。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提案可以单独解决这一问题，但其中不乏有趣的想法。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向 CCWG 传达信息或者指引。也许 -- 我不想提前进行明天的讨论，也许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但是，一种传达信息的方式是，进行一次他们能够参加的讨论并将此记录下来。

因此，我提议那些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提交你们的提案，然后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房间里进行一次讨论，这次讨论将被记录下

来，这样其他人就能够通过阅读记录来了解此事。这样，也许我们就将达成共识。我不知道。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感谢您提供的信息和提议。为了确认我们是否充分理解了您所说的内容，请问您是否在征求关于压力测试 18 的任何形式的具体文本资料？然后这些资料将被收集和讨论？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何时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我们应该在明天的下一时隙进行讨论？这一时隙原计划用于讨论问责制，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时隙。或者今晚进行非正式讨论？亦或在 GAC 的进度表之外随便找一个时间地点进行？

瑞典代表：

不，我将 --

SCHNEIDER 主席：

请您解释清楚，谢谢。

瑞典代表：

如果我之前表述不清，抱歉。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提案很好，不仅自己觉得好，还得到了更多的圈子以外人员的支持，那么你们应该把它提交给 GAC。好吗？

SCHNEIDER 主席： 嗯，好的。第一部分就清楚了。任何人，只要有提案，文本形式的提案，都应该将其与 GAC 共享，就是这样。

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何时应该 -- 您提议整个 GAC 在下次会议中讨论此事，是不是明天 11:00 到 12:00？我这样理解对吗？或者您提议大家首先继续就此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当然，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可以继续非正式讨论，然后明天一起继续正式讨论。

瑞典代表： 当然，肯定要同时继续非正式讨论。

SCHNEIDER 主席： 嗯，所以，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就采纳 Ander 的提案，邀请我们之中所有对这一问题有所看法的人，将他们的想法共享到 GAC 列表上，以供抛砖引玉。我们就拭目以待，看今天晚些时候能有何收获。然后我们明天 11:00 再来讨论此事。
CTU 代表，请讲。

CTU 代表： 谢谢主席！我就想弄明白。当然，我看到提案清单已经被附加到 GAC 列表。GAC 是否已经收到这一清单？或者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不是很确定瑞典代表的要求。

SCHNEIDER 主席： 不，以我个人的理解，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案，这些提案有些已经讨论过了，有些正要开始进行小组讨论，这些都是目前 -- 我们尚未了解的事情，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些提案将被分给大家，然后我们再来弄清楚它们对我们明天的讨论是否有用。

好的，欧盟委员会代表，请讲。

欧盟委员会代表： 好的，谢谢。或许另一种方式是，我们只收集意见，然后交给秘书处去处理，结果向所有人发布。您不必 -- 您看，这也是一种选择。

SCHNEIDER 主席： 嗯，我把您说的作为一种补充。好吧，不管采用何种方式，我们似乎都应该设定一个期限。不论今天 6:00 之前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我们随后都将其交给秘书处，让他们将这些结果整合成一个文档。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更清楚一点了？西班牙代表先发言？伊朗代表随后发言。

西班牙代表： 谢谢！这次我想说西班牙语。

好吧，我有一个提议。我能现在说出来吗？或者我应该将其写到分配列表上？

SCHNEIDER 主席： 我们没时间了。但是，如果你们能够 -- 好吧，你们都有提案想要分享。

因为我们三分钟后还有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ALAC）会议，而且我们手头还有三项请求需要处理，因此我建议大家按照 **Ander** 的提议，将你们的提案发到列表上，并通过消息附上说明，可以吗？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来 -- 当然，我们对所有提案都表示真诚的欢迎，因为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案。

接下来有请伊朗代表和荷兰代表。谢谢！

伊朗代表： 谢谢你，主席。18 号压力测试的初衷是一石二鸟。我做的与之不谋而合。我给全体 GAC 成员拷贝了一份发送给 CCWG 主席的文本，现在到你们手上了。我计划一石二鸟。18 号压力测试，绝无机会。但是由于 GAC 获得了社群权力，问题便得到解决。这就是给你们的文本内容。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好的，我们会把您的提议添加到提案列表中。您是这样 -- 请讲。

SCHNEIDER 主席：

好吧，总的来说，是的。关于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首先，我们当然可以要求联合主席向我们提供更多信息。虽然我不确定他们能够在今晚或者明天之前拿出东西，但我们可以试试。或许他们有幻灯片能够很容易地解释他们协商的最新进展。

我们明天从 11:00 到 12:00 有一个小时时间来讨论您的第二个问题。问题是我们觉得需要多少时间来起草公报？如果我们能设法在 5:00 或者 6:00 以前就公报内容达成一致，那我们还能够参加 CCWG 会议，我想这个会议会持续到 8:00。还有，如果 GAC 提出要求，我们可以在明晚 8:00 之前的任何时间召开会议，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顺利的话，我们可以在星期四上午 CCWG 召开他们最后的会议之前就某些事宜达成一致，然后将其提供给 CCWG，这样当然好。所以，星期三晚上我准备熬夜，多晚都可以，因为以后可能就很难有时间了。星期四我们有一大堆重要的内部问题需要讨论。所以，我提议，我们今晚熬夜阅读各自手头的各种文字材料，星期三下午我们再根据明天 11:00 到 12:00 的进展来决定星期三晚上做什么。好的，这是我目前所能想出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了，因为 ALAC 的同事已经到场了。我们再进行最后一个简短发言。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谢谢主席。还有一种选择，能否把关于互联网治理的第 26 次会议调整到星期四。这样您就多出半个小时。我们可以缩短茶歇时间，哦，这会引发争议的。

SCHNEIDER 主席： 好吧，我听你们的。我们并不是要开会决定世界的未来，所以我们还是采纳这个建议吧。好吧，26，互联网治理。我们是否应该 -- 将其调整到星期四，这意味着或许是星期四下午，或者是午餐时间，并且会缩水到只剩最基本的内容。但是，如果你们认为这是 -- 我们最好将 26 号时隙用于讨论问责制，我很乐意这么做。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你，主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我认为，与移交、模式等等相关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最优先考虑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或许我们不应该将过多的 GAC 会议时间花在此问题上。

SCHNEIDER 主席：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很乐意牺牲 26 号时隙，并将其添加到问责制计划表里？我看到有人点头表示赞同。大家对此有任何异议吗？没有，好的，就这么定了。ALAC 的同事们，非常抱歉，我们稍微占用了你们的时间。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讨论。需要麦克风的人请到这张桌子或其他桌子旁边入座。好的。

我们等你们加入。

好了。让我们欢迎 Alan Grenberg。我想你们都认识他，ALAC 主席，活跃于无数 ICANN 工作流当中，包括问责制。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临时议程，它是灵活变通的，我们当然可以添加事项。不过，我们认为值得交流的对象包括 IANA 管理权移交、问责制工作和流程，

以及通用顶级域名安全措施。我想，我们对一些 ALAC 参与的与此相关的活动颇感兴趣，我们可以交流观点。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交换意见的问题就是新 ICANN 会议安排。接下来，这些就是 -- 我建议我们把 IANA 移交和问责制问题放在最后，因为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快。所以我建议我们先讨论其他问题，再看看还剩多少时间。你觉得怎么样？嗯， Alan，接下来请您发言。

ALAN GREENBERG:

谢谢！

这次 ALAC 来了很多新成员。在 15 位成员中，有 7 位是 ALAC 的新人，还有 6 位则新加入 ICANN。所以我快速将问题重复一遍。

新通用顶级域名流程开始之后，为特殊类型顶级域名设置的特殊规则条款就不复存在了。开放的市场将占主导地位，一切都会很好。

随着我们执行这一流程，我们发现，某些特定类型的顶级域名需要不同等级的保护、担保和处理。

然后，新通用顶级域名委员会董事会根据 PIC -- 即公共权益承诺 -- 的设想发布了 GAC 北京公报。有人声称这样做是对董事会权力的非法运用，这本应该通过 GNSO，在此，我不准备回顾这些争论。PIC -- 公共权益承诺的设想，已被数次强化，其中一部分公共权益承诺已经变成了强制性的。这是由于 GAC 公报导致的决定，当中有一些是自愿的。最初的设想是纯粹自愿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加入了一些强制性条款。

回顾过去，以北京公报的观点，有一定数量的顶级域名和字符串特别敏感，因此需要特殊保护措施。

董事会满足了 GAC 的大部分要求，更改了六个或者八个建议中其中两个的实施。大概是这样的。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没人说什么。GAC 没有抱怨。从消费者角度讲，ALAC 对这些保护措施非常感兴趣，但是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开始发现已经部署的部分字符串 -- 比如说我们正在讨论的 .DOCTOR、.LAWYER 以及与赌博相关的不同

字符串 -- 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还有一些字符串则委托给那些声称会进行严格检查的公司。以 .BANK 为例，他们声称不会把域名部署在

.BANK 下面，除非对方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是一家符合所在国家法规的银行。另外一些则根本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因此，很多人，大多数人都觉得该做点事情。我们手上有一个消费者保护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健康相关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该做点事情了。

我们尝试过组织一批人，包括注册管理机构在内。基本上，这批人由董事会召集。直言不讳地说，结果一事无成，因为注册管理机构对讨论不感兴趣。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都是已经签署的合同。他们 -- 你们知道，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签署了合同，那就没有多说的必要了。从法律上讲，这完全正确。这就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

有人督促我们做事，有人建议我们成立某种跨社群小组。你们知道，我并不隶属 CCWG，而是属于一个由包括注册管理机构在内的多个对此事感兴趣的团队组成的小组，来考察我们不能确定哪些事情是可以完成的。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讨论。因为，某些情况下，我们讨论的事情需要花很大代价才能完成。比如，域名检查，在注册人注册域名之前对其进行审查，这是代价高昂的冒险。如果我们计划每个域名售价 10 美元，商业模式就无法运作。

我认为 -- 这一次 ALAC 尚未讨论此事。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其他事情上。

我个人的观点是，我很高兴参与这件事，也很高兴让 ALAC 参与此事，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流程是怎样实施的。为此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委员会。我们还认为 .DOCTOR 字符串应该遵循一些特殊规则。不过，如果这是一份已签署的合同，我不清楚 ICANN 的执行流程。

如果无法达到目标，就我个人而言，我有点不情愿投入这么多时间。不过，至少我们尝试了，这样会使我们感觉好一点，但我不确定结果会不会改变。

好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来讨论一下吧。到了都柏林，我们就没有机会讨论了。所以我們必須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月里找時間討論。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确定要参与这一流程吗？如果这一流程缺少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你们想发布一个查问这一流程的新公报吗？我想，这就是问题。好吧，这就是现状。所以，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富有成效的并且能够带来好结果的话，我很乐意为此付出努力。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有点担心的是，大家都说，是的，你是对的，但最终一事无成。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Alan。就像你说的，特别是自北京会议以来，GAC 发布了大量的建议。在座的各位并非都了解此事，所以我简单回顾一下。这是两年半之前的事。但是，不管 ICANN 对这些建议的答复或者执行都不能令我们完全满意。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给出的最后一条建议是，推荐 ICANN 创建一份列表，以表彰与验证、验证凭据和高度管制领域内域名相关的公共利益案例，同时制定统一的方法来确定正在进行的针对新通用顶级域名项目的评估中被滥用的域名数量。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他们做出澄清，对于我们提交给他们的一系列建议，他们是否接受以及接受到何种程度。如果他们接受了，不管接收到何种程度，亦或已经将其付诸实施，我们就能评估他们是否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实施这些建议。

答案依然是未知的，我们尚未从董事会收到任何关于此事的答复，我们还在等待。根据董事会想要做什么或这打算要求 ICANN 做什么，您所描述流程和计划的必要性和重复性将受到影响。以上就是我想补充的。或许 GAC 成员有关于此事的问题要问 Alan 或者在座的各位。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好的，十分感谢，能有机会进行对话。我十分欣赏您对此事的关心，虽然这样的审核可能是无用功，虽然我能理解，但是坦率地讲，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认为最好是以审核为起点来完成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ALAC 对此持十分

积极。即使 --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但是即使我们在当前轮次无法做出调整，我们至少可以向未来轮次展示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等等，等等。

所以，我依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是有用的。至于我们现在能够做出什么改变（法语单词或者短语），抱歉，我刚才说的是法语。坦率讲，我不建议继续这一工作。

ALAN GREENBERG: 我能说几句话吗？

SCHNEIDER 主席: 好的。

ALAN GREENBERG: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此事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为下一次实践铺平道路，或者确认是否已经存在域名滥用，这不是说说“我告诉过你了”就可以，而是要证明确实存在问题。当然，我对此表示支持。

我不确定我真的支持花一年时间进行审核，目的却仅仅是得到架子上的一张纸，除非我们能描绘出一条出路。

我们的目的当然是为未来的流程提供建议。

SCHNEIDER 主席： 好的，欧盟委员会代表，请讲。

欧盟委员会代表： 很抱歉我还有话要说，在你们进行 CCT 审核之前我们刚刚进行了讨论。请注意，是消费者选择，而不是消费者保护。我并不是要说 -- 不，是“信任”。消费者选择、消费者信任和竞争的审核。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馈入信息和实践交流，这项工作也将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认为此事依然益处多多，潜在的益处。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GAC 或者 ALAC 成员对此事

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

好的，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谢谢各位 ALAC 同僚加入我们的讨论并提出这一问题。我觉得一直以来 GAC 和 ALAC 彼此的观点总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建议要求 ICANN 切实帮助我们编制一部代表最高水平的 PIC 合集。

以 .BANK 为例，对那些与代表高度管制部门字符串相关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来说，我们知道他们自愿同意验证和核实凭证。我想，GAC 还有一件事尚未达成一致，即 ICANN 应该开始编制合集，由此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将面临什么，怎样才能达到最佳实践标准，以及怎样才算代表了未来轮次目标的最高标准。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

随着与提案相关的方法和程序逐渐浮出水面，我认为美国方面显得有些犹豫，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一特别方法要求怎样的程序、工作量和资源需求。所以我们对此有些犹豫。

但是我们确实支持这一备受瞩目的想法，这样当我们展望下一轮次的时候，就能够更好地了解信息。所以我真诚感谢您提出这一问题。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还有其他意见吗？英国代表有话要说。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我还要感谢 Alan、ALAC 团队和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所有各方。

我对此非常支持。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表明，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建立的机制，这点我们十分清楚。所以这是 -- 正如美国代表所说，注册管理机构正在采取相应措施让我们安心，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管理者们希望看到的保护措施原型已经建立，以确保这些特别的顶级域名能够激发消费者的信任和信心。

所以，我对此表示明确支持，还有，就像我说的，呃，好像是美国代表说的，现在就着手设想其机制或者考虑我们将在监督和审核委员会里出多大力，显得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应该考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

谢谢！

ALAN GREENBERG:

谢谢大家！ALAC 内部的一个小组确实检查了列出的每一个顶级域名，试图评估风险并提出合适的方案。但我们发现了范围太大了。

当然，像 .BANK 这样的域名，如果您不进行预验证，在域名上线的最初五到六个小时内就会出现数量可观的网络钓鱼和诈骗；反之，对其他域名来说，则取决于您所在的位置，.DOCTOR 或者其他类似的域名就可能属于此类。这不是长期的潜在威胁，但也确实不是花两天三天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一特点满足了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一些需要。

所以他们差异甚大。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应该被核实，但是，核实它们是针对什么呢？

比如，.POKER 就属于这种类型。世界上存在可以核实某人是否合法地使用 .POKER 域名的权威机构吗？我们一个也找不到。虽然这是赌博，但并非受到严格管控，而且它还有很多用途并不一定是有害的。

所以说，它们覆盖的范围非常、非常大。

根据《义务确认书》审核内容，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审核将于一月开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向它提供资源，即便假设它采用常见的时间表，我们也必须在六月之前得出结果，最迟七月。

所以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取得可预见的结果。我们并不是反对，而是认为应该对事态有充分认识才能开始，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除非有人要求发言继续讨论此事，否则我提议把时间留给下一个议题，即关于会议安排的交流讨论。在之前 GAC 的数次会议上，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之一问题；在星期四我们还将举行另一个会议来讨论内部事务。我们很可能需要先讨论一下我们将计划如何组织下一年的工作，特别包括会议 B。所以我们很有兴趣听听 ALAC -- 你们笑什么？ -- 关于如何组织自身以

应对新的会议安排的讨论和考虑。当然，特别提出，请将任何有关会议 B 的内容尽可能与我们分享。

ALAN GREENBERG:

如果您觉得我们足智多谋，那可能要令您失望了。我们也是焦头烂额。虽然我们支持这一设想，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在所有的情况下，它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增加 25 名人手来应对一天的外展，但是您带来了 100 多号形形色色的人，到了那一天，我们如何保持这些人有事情做都成为问题。特别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要处理的是语言 -- 潜在的语言问题。

对我们来说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比你们更深入得多地进行许多与公共会议相关的工作，这不仅仅是联合会议的原因，还因为一般会员内部的利益，相比正在进行的公共会议或者一些私下会议，他们对很多其他会议可能更感兴趣。

于是我们查看了计划流程，发现在会议开始前一两周，或者三周时间里，我们有极其多的工作要做。因此，我认为那种试图在会议开始前六个月就做出决定的想法有点超现实了。但我们正在尝试解决，我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团队在关注此事并尝试一起制定出相关计划。

在座的各位中已经有人正在处理此事。我不知道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一点，是的，我想举手的是 Vanda。

VANDA SCARTEZINI:

正是，谢谢！我叫 Vanda Scartezini，请记录。

我只是说说大致的观点。我们正在讨论的内容包括我们如何进行会议的外展工作，如何为交叉环节分配更多时间，如何进行内部的外展工作并让更多人参与我们的内部环节，以及尝试对 ALAC 工作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您知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我们通常所做的工作，即允许外来的或者来自周边小国家的人们与我们进行更多的合作。不要遵循我们通常采用的进度表，这就是我的大致观点。

谢谢！

ALAN GREENBERG:

谢谢！有一位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在关注此事，他是 Beran -- 我想您坐在后面的某个地方。您手上有麦克风吗？

BERAN GILLEN:

是的，我有。

ALAN GREENBERG:

那是从冈比亚代表手里拿过来的。

BERAN GILLEN:

我叫 Beran Gillen，请记录。我是会议策略工作队的一名联合主席，目前属于一般会员。

我们想做的是，第一天我们完全只做外展工作。我们还没有确定哪些团队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正在关注各 NGO 和几所大学，我们正在关注如何走出去并把时间基本都花在会场之外。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将关注内部政策工作。我们已经意识到，在大多数 ICANN 内部会议中，我们并没有真正深入钻研那些我们打算在咨询委员会内部讨论的实质内容；我们仅仅触及了表面。所以，我想说，我们基本要花两天时间来深入进行一些政策工作。最后一天将被安排用来开展跨社群工作，我们将真正和其他 AC 和 SO 一起协力工作。如果巴拿马会议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那我们很可能还会考察包含在 CCWG 内部的工作。随后是其他跨社群工作组，比如互联网治理、ICG 和 CWG，等等。

所以这就是我们设想的安排。第一天安排外展工作，第二天和第三天安排社群内部工作，第四天安排社群之间的工作。

谢谢！

ALAN GREENBERG:

谢谢！我们面临的其他挑战之一是，我们已经成立了 ALAC 领导团队的几个子团队，比如，在正式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开会，或者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下午会面，但是现在我们被告知新的安排不允许我们在正式会议那几天外出会面。于是我设想，如

果规则真的得以实施，一旦你们有一个高级会议或者类似的事情，就可能也会面临有趣的挑战。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嗯，是的。幸运的是，目前看来，下一轮会议中才会出现高级会议了，所以我们不会遇到麻烦了，至少我觉得我们不会遇到这个大家未知的麻烦。

现在或许又轮到 GAC 成员提问或者提意见了。请允许我对安排给社群 -- 社群之间的工作日提出一条个人意见。我认为，一个已经被讨论过多次的可行方案是，召集大家开一个类似于市政大会的会议，会上集中讨论大量重要问题，以期能够打破隔阂。与各自闭门造车不同，人们可以就一个问题从多领域交换意见，可以互相阅读彼此写下的手记，等等等等，这是双向的互动。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

接下来我把发言权交给在座的其他人，但是对会议安排提出意见是 ALAC 和 GAC 成员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用于讨论并作出决策的时间减少了，除非我们跳过双边会议，以多边市政会议的形式取而代之，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所以我的发言到此为止，我希望 GAC 成员能够表达想法或观点，或者提出问题。

谢谢！

好的。有一位 ALAC 成员要发言。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大家好，我叫 [音频不清晰]，我不是 GAC 成员。我来自 ALAC，但是没有其他人举手示意发言。我最近加入了制订新会议策略的工作组，因此我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些内部信息。就像您刚才所说，会议 B 的目的是把工作做得越来越大，并扩大范围，让我们有可能接触到一些不可能举办大型会议的地区，比如将来的会议 A 或 C。

我发现就如何应对会议 B 的问题正在进行多方位的讨论。正如我在 ALAC 里所说的，我建议我们应该切合实际。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至少把新工作策略整体过一遍，看看它是如何发挥效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好吧，或许还可以看看对方在做什么，我们如何与之协调。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于强求一步到位。或许我们可以试试新的途径、新的做法，这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应该做出调整，我认为这样就不会有人再受此问题困扰了。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认为您说得非常有道理。除非我们进行了测试，否则我们不可能事先完全预知哪些是可行的，而哪些不是。

对这一问题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疑问或意见吗？

如果没有，这就表示我们还有半小时时间来讨论问责制问题，等等。那就向你们提一个问题，以此开始吧。既然 ALAC 对此进行过了讨论，那么请问，效果如何？有没有全体同意或者全体不同意的关键问题？或者，你们如何看待 CCWG 流程？我们没有特别的问题列表，我只是提出一些问题来促进讨论进行，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了，我觉得对交流来说，这些足够了。我们需要有人带头发言。

好吧，Alan，我看到您已经把手放到麦克风上了。

谢谢！

ALAN GREENBERG:

好吧，从较高的层次上看，总的来说，我们在一般会员内部达成一致。但具体到每一个项目，我们都有分歧，常常分歧甚大。

我们在八月份提交的提案中表明了立场，即我们会用大量的附文来支持问责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一些核心任务，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们认为本章程的第一部分是不恰当的。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现有章程规定董事会进行特定层次的讨论，现在这一条款被移除了，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还存在很多类似的问题。

我们愿意支持成员资格模式，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喜欢这一模式。我们觉得 -- 我们一直觉得，严格的法院强制执行级别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因为如果 ICANN 真的走到这一步，那我们的情况一定已经非常糟糕了。全世界都会认为我们再也无法正常工作了。

至于 IANA 本身，如果我们真的执行了所有的 INAN、IETF、RIR 和注册管理机构移除流程，那么根服务早就不复存在了。他们不会花一年时间等待 IANA 放弃工作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运营性问题，我们不能用内部解决政策性问题的方式解决它。

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强制性，但我们的确需要社群具备迫使董事会从更好的角度重新考虑事情的能力，以确保他们重新考虑了所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与下一流程相关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当然支持这一流程。

我们愿意支持成员资格模式。自上星期五以来，CCWG 一直在寻求一个不那么强力的模式；当然，也是一个不那么灵活的模式。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单方面 -- 不是单方面 -- 全体一致地撤回了对成员资格模式的支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情况有变时推迟几日，但在这一点上，向社群提供一条强有力的途径，使之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迫使董事会采取行动或者不采取行动，我们相信这才是我们当前需要的。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好吧，只是澄清一下，您说你们撤回对成员资格模式的支持，这是否意味着您支持以逐级升级的模式开展讨论，对吗？

ALAN GREENBERG: 没错。在先前发布的提案中并没有出现其他选项，所以我们只能勉强支持成员资格模式，因为我们不想以章程组织的身份否决它，我们认为它还是能堪一用的。但这并非我们的本意。

如果有其他选择，我们会重新考虑的。

SCHNEIDER 主席: 感谢您带来这些有用的信息。

我看 **Sebastien** 请求发言。

SEBASTIEN BACHOLLET: 我叫 **Sebastien Bachollet**，请允许我用法语发言。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叫 **Sebastien Bachollet**，讨论很有意思。好吧，我不知道成员资格模式已经得到了支持。我们支持唯一成员模式。我们之所以支持它，是因为在该模式下，决策是由整个社群一起制定的。

相对董事会和外部世界而言，该模式将代表全体 ICANN 的声音，我们想知道会不会以此来构建它，也是现在讨论的内容。然后，我们可能会委任一些成员，或者出台更加开放的决定。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成员转变为指定人。如果我们忽略了唯一成员资格，我们一般的讨论就白费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

目前的情况是，各方都想拥有权力，现在我们拥有了集中一起的权力。

我们现在在谈论什么？我们现在在谈论一名受到社群支持的指定人吗？到目前为止，我想我们能够满意了。

TIJANI BEN JEMAA:

我同意 Sebastien 的观点，即唯一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涉及整个社群。所以决策将在各唯一指定人之间分配，或者叫唯一的什么都可以。但 ALAC 的地位是相当明确的。

我想问问，能请 GAC 谈谈你们的想法吗？如果唯一指定人模式在投票通过的基础上获得批准，你们会参与决策制定吗？

SCHNEIDER 主席:

.....

我们讨论了此事，但倾向于 -- 我们在九月的文稿中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打算参与社群论坛中进行的评议。我们倾向于就

这样为会议安排提供信息而不必知道怎么做，因为其模式还在开发之中。我认为 -- 看起来 GAC 打算参与，以各种方式。现在看起来，关于投票表决的想法，我们认为决策应该基于投票表决而不是协商共识，这将使得我们更早地参与此事。既然我们正在讨论此事，我想请各位同僚对我所说的进行补充，看我说的是否正确。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是的，Thomas，您说的千真万确。我们还没有决定我们是讨论还是参与，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参与和支持唯一指定人模式是不同的。我们几分钟前就此进行了讨论，您可以就此与主席沟通。但是对每一项权力来说，这和参与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讨论过了，为了让 ALAC 同行们有所了解，我再重复一遍，GAC 至少看起来有可能保留顾问资格。

现在，只需要一点信息，为什么采用唯一指定人模式？因为 ICANN 在其 81 页的文档中提到，改变组织结构是困难的并且是不可实施的，等等等等。然后法律顾问会问，ICANN 当前的工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属于指定或者指定人模式，得到的答复是，是的，我们更多地属于准指定人模式。因此，接受并改进这一模式吧。这就是唯一指定人模式的由来。所以，它或

多或少是基于当前的结构，也就是说，它不要求改变 ICANN 的主要内部组织结构，本来 ICANN 就反对这么做。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的参与情况有别于唯一指定人模式。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离开都柏林前获得进展，而不是再次一事无成。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感谢您，伊朗代表。还有其他补充或者讨论吗？印度代表，请发言。接下来请坐在后面的那位先生发言，再接下来请法国代表发言。谢谢！

印度代表： 谢谢主席。谢谢 Alan，您的评议帮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 ALAC 会撤回对之前提案的支持，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在通告发布时间的选择上是有特殊原因的。谢谢！

SCHNEIDER 主席： Alan 想做一个简短的回答吗？

ALAN GREENBERG： 这是我们首次以 ALAC 的身份聚在一起开会并做出决定。我们并没有事先计划或者密谋什么来影响其他人的决定，我确信没有。有些人声称这一决定是对那些想要成员资格的人的鼓舞，同时又令其他人感到沮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这确实是

ALAC 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一起做出决定。

ALAC 的很多人一起促成了这一设想。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Alan。请那位先生 -- 是的，后面那位先生发言。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好的，请报道组记录，我叫 [音频不清晰]，即将成为 ALAC 成员。

我向 GAC 提一个问题，关于 ALAC 发布的一项声明，即 GAC 是否考虑为 ALAC 确定当前工作方向提供某些方法上的帮助。

GAC 内部是否有意为那些你们不认为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确定一个方向？因为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继续讨论各种各样的想法，对流程来说帮助不大；关注某一特定的模式或者解决方案才是正确做法。因此，我们不妨说说看哪些是我们不想关注的，剩下的就是应该关注的了。

我想 ALAC 已经说了些什么，但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重复。

但是 GAC 仍把注意力放在做一些相近的事情上面，以防万一我们碰巧去 -- 离开都柏林，我发现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上。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正如之前我本人和 Kavouss 都解释过的那样，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我们正在讨论发布某种形式上的通讯，如果在明晚之前我们能达成目标的话。这就是我们尝试完成的计划。然后我们再看看里面有什么文章可做。但是在离开都柏林之前，我们会尝试给出我方的反馈。

下面有请法国代表，然后是巴拉圭代表发言。

法国代表：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向 ALAC 驻 CCWG 代表提出。您对压力测试 18 持何种立场？谢谢大家！

SCHNEIDER 主席： 这是个向 ALAC 提出的问题。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给一个快速回应。

ALAN GREENBERG： 好吧，正式回答是“不”，我们没有持任何立场。为了 -- 我相信我们尚未对此进行正式讨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观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在不同的意见之间摇摆不定。作为一个顾问委员会，这对我们确实有潜在的影响。但是我们 -- 我本人当然不能说这一行为表示 ALAC 持某种立场。如果有人要我表态，我表示两者都可以。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Alan。谢谢 Alan 的 -- 关于此问题还有其他 ALAC 成员想回答吗？没有的话，有请巴拉圭代表发言，然后是英国代表。谢谢。

巴拉圭代表： 谢谢主席！我只是想要求在杰出的法国代表之前提问的那位先生重复一遍自己的问题。因为，老实说，我没有听懂。请您重复一遍，可以吗？

SCHNEIDER 主席： 请允许我试试看，我觉得问题就是，仿照 ALAC 之前的做法，我们能否发表一份声明，表明对于两个模式，即唯一成员资格模式和唯一指定人模式，我们更偏向于哪一个。我想这就是您的问题，即 GAC 是否会发布类似指南的文件，说明我们偏向于或者支持哪一个模式，诸如此类。我想就是这个问题。

嗯，有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Alan，我只是想继续您之前的话题，因为这或许对我们有影响。您能解释一下吗？您是在说明您是如何在董事会的监督下达成决策与共识的，或者 -- 或者是我想多了？谢谢！

ALAN GREENBERG:

您想多了。简单讲，现在董事会已经做出决定，但还没有写入章程，如果我们提出建议，他们会回应我们的。这是在几年前的背景下。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电子邮件来确认他们已经收到建议。董事会说什么都不要介意。

好吧，我们现在的处境好多了。显而易见，不管他们如何处理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如果规则发生了变化，它也能够被广泛接受。但是，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内容了。我 -- 重申一遍，不要想得太多。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Alan。

Olivier，请您发言。是的，不好意思，我忘了。

OLIVIER CREPIN-LEBLOND:

谢谢，Thomas。我是 Olivier Crepin-Leblond。我想回答刚才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首先，对压力测试 18 的一点个人感受。我认为当 Alan 说到这将影响我们的时候，我认为“这将影响我们”的意思是 ICANN 的另一个分部会对 ALAC 的工作指手画脚。如果有人来告诉 ALAC 如何达成共识或者是否应该投票表决，我不是很确定 ALAC 将作何感想，等等。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重新改写了流程规则。是的，我们不得不获得董事会的批准，确保这些规则被写入 ICANN 章程，等等。但我们还没有被明确告知我们采用的流程规则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我对这些事情知之甚少。或许 Alan 对此知道的更多些，能够做一些补充。

我还想让你们知道 ALAC 如何为那些参与 CCWG 和 CWG 问责制的代表和成员提供信息。

我们召集人手组建了一个工作组，使得关于这两个问题的信息都汇总到一个工作组中。因为我很早就想到了，这两个问题明显是相互关联的。

所以工作组每周都会有一次电话会议，有时甚至不止一次。所有工作组中我们的代表和成员都会参加电话会议。因此，我们能够联系并协调我们的成员在 CCWG 和 CWG 中遇到的工作。

就 ALAC 而言，我们每月有一次电话会议。但是，正如 Alan 所言，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对 CCWG 来说，工作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形势变化速度如此迅速，促使我们在周末的时候碰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花了四五个小时在讨论这些事情。很明显，成员资格模式受到了很多 ALAC 成员的密切关注。

我将分享我的顾虑。我不准备重复我们开会时听到的所有顾虑。但是我自己的顾虑是，那时我们制定了一个旨在将问责制施加到 ICANN 董事会的流程。如果我们赋予社群更多的权力，那么有人认为社群应该同时实施更高等级的问责制。

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平衡。如果我们不额外施加一定数量的问责机制，成员资格模式将可能无法运作。这太复杂了。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好的，谢谢。有请 Alan 发言。

ALAN GREENBERG： 是的。ALAC 有两套制定决策的方法。我们遵循所谓的共识来制定决策。我觉得你们都知道，每个 ICANN 分部都对共识有不同的定义。我们对共识的定义是 -- 这写在我们的规则里 -- 本质上来说，就是没有很多人反对。那么，这指的是 85% 还是多少，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如果无法达成共识，我们将投票表决，并采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的决定。事实上，ALAC 的投票不一定是无异议的。但基于我们对共识的定义，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达成共识。就我个人来说，除非 ALAC 达成了正式的决定，否则我不准备以主席的身份继续阐述我称之为建议 A 的东西。所以，我不相信董事会会告诉我们如何改变规则，即使章程发生变化，我们也不会建议 GAC 该如何制定规则，只会讨论董事会对此的反应。所以 --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 Thomas。如果我参加 ALAC 的讨论，我也会持与 Olivier 相同的观点。我也不想让任何其他社群来告诉 GAC 该如何制定运营原则。决定权在 GAC。我认为无需制定章程。我们会因地制宜地做出决定。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这么做，而你们决定那么做。我们称之为运营原则下的工作方法。我从其他组织那儿得到这一方法。这完全是一个工作组的特权。它不是来自章程或者宪法或者惯例，而是来自其他工作组。我们不想受其他工作组指挥，等等等等。他们应该这么做。当我发现压力测试 18 中某处提到，GAC 将来可能改变运营原则，我很惊讶。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我想说，这或多或少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您，伊朗代表。

在座的 ALAC 和 GAC 成员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意见？有请匈牙利代表。

匈牙利代表：

提一个小问题。我叫 Peter Major，来自匈牙利。对于 ALAC，“共识”的定义是什么？

ALAN GREENBERG：

我得研究一下这些文字才能确定。不过就像 -- 我认为其含义是，如果没有过多异议 -- 一般来讲，我认为比如能达到 85%

的通过率。但我想指出的是，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规则反对主席呼吁的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需投票表决。

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应用的系列规则也不同。我想这就是 ICANN 中的每个工作组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共识的原因，毕竟机构发展全然不同。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谢谢 Tijani。

TIJANI BEN JEMAA： 谢谢！我的问题与 CCWG 的共识有关。有很多 -- 就像现在提出的一样，有多种不同标准的共识。共识不是唯一的。对于某些组织而言，达成某种共识的要求是，例如，至少三张支持票，最多一张异议票。对于某些组织而言，则需要更多支持票。所以说 -- 共识的标准是不同的。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还有其他问题、意见吗？还剩三分钟。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好的，又是我 [音频不清晰]。还有些时间，我想只提一个问题。

有一天，CCWG 内部已就免除董事会个人成员资格方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做出定论。这是一个我们在免除董事会、董事会个人成员资格之前需要面对的流程。

简单地说，由指定的 SO 或 AC 启动和终止该过程。

在与特定组织有关的 GAC 讨论此问题时，GAC 有何意见？你们对此过程有异议吗？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明白了。

伊朗代表，想回答这个问题？

伊朗代表：

我在此不是代表 GAC 发言，只是想发表一下个人见解。首先，我们不是赋权指定人。我们不能指派任何董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磋商，还有诸如此类许多事情。申请不是由我们提出的，我们不能让董事免除个人董事资格。

不过 SO 和 AC -- 实际上，ALAC 只是 AC 运营董事。如果他们提出申请并预先召集会议，以及采取诸如此类许多行动，在要求我们磋商时，我们会参与各种磋商会议。但这 -- 昨天 CCWG 针对是否应让整个社群讨论问题进行慎重磋商后。其建议、意见、观点应该已回馈给发起该任务的 SO 或 AC。他们得考虑这些建议、意见、观点。他们得考虑这些建议、意见、观点。前面提到过，他们得考虑，他们应该考虑这些建议、意见、观

点。但尽管如此，赋权指定人 AC 和 SO 是采取最终行动的执行人。但在磋商后以及考虑整个 SO 和 AC 的意见后。当董事会不赞成赋权指定人免除董事资格时，可对此做出讨论。这表示应让整个社群讨论此问题。进行磋商。每个人的观点都会纳入考虑范畴，因为董事会支持各个组织的行动等等。整个流程就是这样。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您，伊朗代表。我们就不花时间详细讨论此特定问题了。

我想让英国代表，接下来我想我们需要停止讨论此问题，时间已过半了。下面有请英国代表简短发言或提问。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尽管我对此问题的看法只代表英国的观点，但从广义上来说，与伊朗代表的观点一致，大家知道董事会成员实际上是为整个社群服务的人员。因此应由社群决定申请免除其资格。因为 -- 大家知道，申请免除董事资格不应是发起组织 SO 的特权。我不知道此建议是否有益。但我们知道，作为董事会成员，需对整个社群、公益、全球公益承担这种责任。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英国代表提供的信息。

本次会议已接近尾声。我觉得此次交流非常有益，使我们能够周详地考虑问题。我们感谢大家为此做出的努力。好的。希望很快能够在其他地方和其他会议等等场合再次见面。非常感谢。

[掌声]

SCHNEIDER 主席：

请 GAC 成员注意，现在不是茶歇时间；至少我们还不能休息。我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完成，就是准备与董事会一起召开的会议。

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实际弄错了，但至少在文件上，还有一项任务。第 24 项，准备与董事会一起开会。对，我们还不能那样做。是的，现在不能。

我们今天不能与董事会一起开会，但我们今天得为此做好准备。

要休息五分钟吗？这意味着我们 -- 好。但我们得 -- 在五分钟休息期间大家可能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与董事会有关的问题类型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不想讨论但董事会要注意的通知项，一种是我们想让董事会明确知道我们想讨论的内容，实质讨论的内容。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这些。这是我们将提出的建议。

嗯，休息五分钟，不是休息 25 分钟。

谢谢！

[茶歇]

SCHNEIDER 主席：

嗯，请就座。我们需要继续工作。谢谢大家坐下，请就座。

我们不能跳过议程事项，下一个议程事项是准备明天 GAC 与 ICANN 董事会的交流会议。可能很快就能完成，但我们需要向董事会提供的相关信息是，我们明天想与其讨论、交流或想通知他们的信息。对。

如前所述，我提议为让预期会议内容明确一些，我们可以根据两个方向收集问题。一个方向是我们不想与董事会讨论，实质讨论的通知项；我们希望他们注意这些项目或者可能会对此表明支持或反对态度，然后另一系列问题可能是我们希望与董事会一起实质讨论的事项。

我希望大家提出问题，针对这两个方向的任一问题提出问题。
提出你想让董事会知道的问题 -- 你认为 GAC 应让董事会知道的
或你想与董事会一起讨论的问题。

请各位发言。

谢谢！

谁先进行？

好，有请挪威代表。谢谢！

挪威代表：

谢谢主席，我对我们在走廊中的所有谈话感到好奇，包括压力测试 18、不同的建议以及我们如何处理。我只是在想，我们能否向董事会提供一些明确的日程表。因为我们让 Fadi 推送的日程表显示了，我们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其他方面的不同工作。现在，我们将讨论 -- 或提出的问题是，CCWG 是否有第三份草案，并且该草案何时准备好。大家听说过吗？

我的意思是，有关 GAC 清理具体处理方法的过程。

或许我们可以向董事会求教。当然，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答案，因为他们不知道，但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相关想法。

好的。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嗯，嗯，最后，我认为这取决于 **CCWG** 如何拟定日程表，但我们可以请教董事会，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记下了。我想，问一下董事会的意见，没什么坏处。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我认为董事会只知道 **CCWG** 公开可用的信息。目前有一个日程表，三种方案。看看三种方案，大家会从中获益。

我们应讨论的唯一问题是，我们是否有第三次公共评议以及该评议的时间。

我认为董事会能够回答。

CCWG 仍使用相同的日程表，只是加快了速度，缩短了日程。我认为对于董事会而言，这不是什么问题，并且我认为他们的任何回答都不会有指导作用。并且应对 **CCWG** 提出此问题，**CCWG** 答复该问题时需考虑公共评议结果等等。但我想没有双方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问到这个问题，我想要回答。我想我们得限制要对董事会提出的问题数量，因为董事会还涉及许多其他问题。我们必须提出需要董事会答复或采取行动的优先、重要、紧急的问题。

至于如何将这些问题告知董事会，我想我们可以将问题告诉你，然后由你将问题发送给董事会。不过我们需要将问题数量限制到很小的范围，这些问题具有较高优先级，并且是我们正在等待 GAC 答复而未获得答复的重大问题。我们希望听到未予以回复或未采取行动的原因。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好的，谢谢。

还有其他意见吗 -- 没有意见。还有提议吗？

我们在屏幕上提供了指导性列表，供大家参考。这些问题是我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或许有助于我们整合该列表。

我给大家一分钟，快速浏览一下此列表。

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我可以确认一下吗，我们是否收到过董事会以前的所有建议的回复？例如，安全措施情况如何？我们收到过完整的答复吗？

我本该知道此情况，请原谅。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关于安全措施，没有收到过相关回复。我们仍在等待答复，有关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建议的实质性答复。我认为这是 -- 第二点是提出此问题。

这将是我们可以告知董事会的一个信息，“我们希望你们尽快对我们的建议做出答复。”这将是一个只需一分钟就可能引起他们注意的信息。

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我想我要问一下同事们，他们是否可以接受我们正式向他们提出我们的建议。当然，一旦有人批准和编辑，该建议将出现在公报中；实际上，我们期待的是一张记分卡。对于我们而言，评估取得的某种程度的进步，接受哪些内容，已经实施哪些元素，哪些元素仍然正在实施，以及哪些元素被拒绝实施，记分卡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哪一项是：验证、核实以及解释原因。大家知道这一点。那样，我们最后可简单准确地获悉我们设法完成的任务。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美国代表。我认为公报文本中可以包含这些内容。问题是我们不能向董事会口头提出，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以外，我们希望获得答复，明确的答复，包括他们提供的记分卡。将该信息

精简为耗时一分钟的信息。如果你，比如，作为这个问题的联合负责人之一，可以传达这个消息，如果没有人有异议，我倒乐见其成。

有请印度尼西亚代表。

印度尼西亚代表：

好的，就是 Kavouss 提到的，但得征询 -- 征询董事会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完成并且没有回复等等举措的原因。

是否可以加入某些我们 GAC 在此讨论的实际存在的范例？例如，我不知道，加入我们在此实际讨论的范例，会怎样？例如，像 .AFRICA，董事会将如何回复呢。我只是举例说明。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坦白地说，我真的不明白。是与保护措施有关还是与 .AFRICA 有关，如果是与 .AFRICA 有关，我们现在有主动权。董事会要求我们回复其信函。我不确定征询其意见是否有意义。主动权在我们手中。我们应该做出答复。如你所愿，我们可以告知他们，我们将回复另外一个消息，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印度尼西亚代表： 不。我的意思是，是否可在我们等待董事会答复的列表或董事会没有答复的列表中加入信息？是否可以加入某些我们在此讨论的范例？我提出的 .AFRICA 范例可能不对。

SCHNEIDER 主席： 但我认为，保护建议和记分卡请求就是我以为你正在寻找的范例。我想是那样。

嗯，谢谢！

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 谢谢主席。我想用中文发言。

对于我们明天将与董事会一起召开的会议，我们打算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 GAC 建议的有效性。我们目前正在评估此项目，这与 GAC 董事会有关，我们想与他们一起交流此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压力测试 18。我们打算让董事会成员说说他们对压力测试 18 的见解，同时说说他们如何看待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观点。此外，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根区管理人建议。我们知道，发布的监督或监视草案，与 IANA 职能移交有关，我们想让董事会和 Fadi 先生说说这一领域将采取的后续措施。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中国代表。

在让其他人发言之前，我可以问问大家对代表提出的三个建议的意见吗？

一个是建议的有效性，一个是压力测试 18，一个是根区问题。然后我将继续 -- 快速 -- 我们要在列表中加入有效性问题吗？

我看到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嗯，这是一个问题。我非常感谢中国代表提出的意见，我认为，让董事会说说对 GAC 建议的见解或看法，他们想如何改善或我们可以如何提高有效性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不确定在这样的环境下让董事会说说 GAC 建议的有效性是否恰当。我想，判定建议是否有效实际取决于 GAC，是吗？

但我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让董事会说说这些关系、他们的看法等等是个好主意。类似这样。

或许只是措辞略微不同，或许对此提议中文措辞会更好。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我认为，首先，我们的公报中包含一些与此相关的文本。可以只是一个表示我们开始关注我们建议有效性的信息，并且，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对 ICANN 帮助我们跟踪建议感兴趣，或者期待这样等等。该信息可以表示，我们不希望过多讨论此问题。我能否视为大家接受此建议？

关于与董事会一起讨论压力测试 18，并让他们说说见解的第二个建议呢？大家对中国代表的这个建议有其他意见吗？

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你，主席。虽然我对压力测试 18 主题的本质没有任何异议，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向董事会提出此问题。

看过电子邮件的人知道，某些电子邮件表明，压力测试 18 旨在保护董事会。因此我知道董事会喜欢压力测试 18。

大家想要获得的答复是“对，我们喜欢它”吗？我们接受这种建议吗？因为他们喜欢，我们就得接受？我认为这个问题与董事会无关。决定压力测试 18 结果的是我们，而不是董事会。

而且他们讨论的有关职能移交的问题，我想 Fadi Chehade 曾提到过，他会用半小时或 45 分钟的时间讨论职能移交问题。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提出这个问题。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你的建议是，不整体讨论职能移交还是不讨论压力测试 18？

伊朗代表： 是的，这两个问题都不讨论，但需要讨论建议的有效性。或许董事会可能会说，我听说你们的某些建议，语言不清晰。这很重要。但与有效性无关。

建议就是建议。我认为建议的有效性不会，我认为董事会不会评论建议的有效性。这是章程问题。不过不管董事会是否会说某些 GAC 建议的语言不清晰等等，董事会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或许，他们会要求 GAC 尽量使用更简单的语言，更易于理解的语言。这很重要。我不认为这些问题 -- 我看这个问题与有效性无关。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我认为我们得尽量简明扼要。我想我们同意向董事会通报，我们正在讨论建议的有效性和 [音频不清晰]。

接着简单说说压力测试 18，下面有请法国代表、瑞士代表和阿根廷代表依次发言。

法国代表：

我想谈谈中国同事的提议。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流程，正如 Kavouss 所说，听董事会说赞同没有用。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董事会同意此压力测试，因为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些原因。

SCHNEIDER 主席：

...是支持董事会还是不支持。

你想向董事会提问。那么是支持中国代表的建议喽。

嗯，瑞士代表，简单说一下吧。

瑞士代表：

谢谢！非常简单。董事会已对此表态，我认为他们那边的理论基础应该是 -- 有益于讨论。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有请阿根廷代表。

就对这个问题简单说说吧。我们稍后将讨论其他问题。

谢谢！

阿根廷代表：

好的，主席。谢谢！

由于压力测试 18 建议是以某种方式保护董事会，因此从董事会获取一些反馈很有意思，特别是在并非所有董事会成员都积极参加跨社群工作组的情况下。同时，至少我们认为，由于此建议是工作方成员提出的，我们在 CCWG 电子邮件列表中看到了其他 SO 和 AC 的一些成员不支持的交流，对于我们而言，获知他们的观点颇有价值。

因此我们支持中国代表的请求。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有请巴西代表。

巴西代表：

我的发言会比较简洁，主席。我们要说的是，我完全同意瑞士代表的陈述。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董事会曾在 CCWG 会议中

提出建议，我认为，这是我们与董事会一起交流思想的机会，就像我们今天下午与 ALAC 一起交流思想一样。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如果强烈声明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同意提出这个问题吗？

塞内加尔代表，你对压力测试 18 这个问题有意见吗？

塞内加尔代表：

好的。

我们是首次发言，在此感谢所有参与者，我们要提出一个希望董事会解决的问题。很简单，自大家被允许参加 GAC 后，我们可以说有许多非洲国家/地区的许多非洲同事因签证问题不能来这里。

这个问题是董事会可以解决的，但我们想指出和公开表示的是，这些同事不能来这里，因此我们的讨论不太丰富。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充分重视。

让非洲同事来这里很简单，但遗憾的是他们拿不到签证。这就是他们没有来这里的原因。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一次了结。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大家！我认为我们可以将此问题作为一个要点。这是一个通报问题，我们可以就此问题谈谈看法，因为我们随后需将此消息传达给董事会。

虽然我们会将此问题添加到公报中，但也可以在与董事会一起召开的会议中提到此问题。

下面回到压力测试 18 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我们向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吗？

我看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强烈反对，我打算向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

...根区管理 -- 管理人建议。此建议也是要向董事会提出的吗？

请大家谈谈对此有什么看法。

或者这样说。大家对提出此建议有任何异议吗？没有？

将该问题也添加到议程中。

嗯，好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提案了，现在我们需要试着关注大家的实际想法。

有请英国代表，我想你有话要说，接着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这个问题实际属于第三类问题，我们不一定要讨论，并且不必传达，而是提出来供董事会参考。是这样吧？所以您希望董事会针对这个问题提供更多信息。嗯，

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并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吗？

我想英国代表想提出一些其他观点。如果还有其他人 -- 接着是西班牙代表发言，然后是纳米比亚代表发言。这些是我列出的三个发言人。

嗯，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

或许我要提出一些问题。一个是关于高层政府级会议的信息点，我们希望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参与这种会议的所有进程。我希望这与摩洛哥代表提出的问题一致。

这个信息点涉及高层政府级会议。我们仍将最终确定议程。但我想关键主题非常清楚。或许摩洛哥代表可能希望将此问题作为一个信息点。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 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之前提出的信息点，即 ICANN 外展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小型发展中岛国，

确保他们全部参与 ICANN 活动，我们可以让董事会方针对提高这种参与程度的工作提供其概述吗？我对此提议，希望向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与会议出席人员的签证有关。同时，我想继续确保 ICANN 成为真正的全球实体涉及更广泛的问题。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你是建议向董事会提问。他们明天不能回复，因为他们没有准备。但我们可以要求或请求他们以后提供一两句相关信息。我觉得那样 -- 应该很好。有请西班牙代表。

西班牙代表：

谢谢！我的问题与最后的提议项有关。我不清楚针对 ICANN 审核当前通用顶级域名轮次以及可以让不常参加 GAC 会议的同事参与公共管理的问题，向董事会提问的意图。

是为了表明我们希望同事成为这次审核的人力资源吗？还是我们要确定是否可以这样做？我认为不是第二种，因为 ICANN 的所有流程都是公开的，甚至对不常参加的同事公开。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提议。如果没人提出这些提议，并且没人支持提出此问题，我们不必提出此问题。如果我们觉得在此阶段这个问题因不明确不是必不可少的、相关的或优先

的问题，我们只需 -- 我认为我们只需在这些流程中提出此问题。但是，不一定需要花时间与董事会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因此，如果没人坚持要求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决定不向董事会提出这个具体的问题。

有人坚持要在下次会议中与董事会一起讨论吗？我看没人坚持。我们不提出这个问题。下一个发言的是纳米比亚代表。

纳米比亚代表：

谢谢主席先生。

我想我要回到之前谈到的问题。我觉得像 Moctar 先生提出的 .AFRICA 问题一样。我认为就像大家说的一样，主动权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同意 AUC 拟订一些文本等等。我们认为在与董事会开会时与其磋商有助于改善这个问题。其次，也是关于 GAC 建议。

我认为董事会已指出我们必须精简我们的建议，或采取某些措施达到这种程度。

我想我们不太清楚，是应该给出新建议，还是应该回复超出公共域范围的信函，抑或是回复它们提出精简建议的信函？

这个问题也是针对当前的发展情况。我们已看到一些其他发展情况，其中董事会本身受到质疑，他们的运营超出了规则限

制，超出了 ICANN 规则和章程限制。或许我们可以对他们强调一些问题，然后听听他们的相关意见。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当然，我们可以讨论 .AFRICA。但是我们清楚，我们要发送书面答复信息，这些信息基本上基于以下要点：我们认为我们已提供根本原因，并且建议是清楚的，根本原因是清楚的，我们已遵循《申请指导手册》的过程。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就明确的建议或相关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

但我们可以通知他们，比如，信函很快就到。好的，美国代表，你要发言吗？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我在 GAC 的讨论中注意到这个主题的讨论，在我的记忆中，GAC 会议中有大量人支持 AUC 的担忧和提案。

实际上，我认为将 .AFRICA 问题纳入议程是完全合理的，这样 AUC 有机会在公开问题上表明 -- GAC 在北京批准的解释原因的精简版本，因指导手册的程序不需要不能进行公开。我认为这可能有利于澄清事实。当然，可以通过实际信函跟进，以便有据可查。我只是觉得让社群听取相关意见可能会很有帮助。我支持将 .AFRICA 问题纳入议程的建议。谢谢！

SCHNEIDER 主席： 以通知形式而不是讨论形式，我们主要 -- 某人将 -- 或 AUC 将以信函回复形式通知将提出什么问题。好吗？我们将这个问题加入通知项吧。

大家有什么建议吗？好的。有请埃及代表发言，谢谢。

埃及代表： 谢谢主席。我也支持在列表中加入 .AFRICA 问题，以供参考。我也想知道，因为在之前的会议中，我们常常会提前与董事会分享问题列表。我们这次会提前分享问题列表，以期获得实质性的答复吗？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埃及代表，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努力整理这个列表的目的。我们将发送这个列表 -- 在整理完列表后，我们会将这个列表发送给董事会，并在其中指明哪些项目是通知项目，不需要他们进行讨论。但我们 -- 由于这个列表始终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至少没有达到许多人的期望。我们要在列表中表明，我们希望与他们进行实质性讨论。但目前通知项很多，要讨论的项目较少。

在这种意义上，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已经推迟了。我们已经有很多项目了。但实际上大多数项目都是通知项目。目前，我们只有一个真正要讨论的项目。

看一下我们提出的要点，我们没有纳入列表的是第一个，即在第二级使用双字符国家/地区代码以及具体实施。

我认为，如果紧急，可以考虑向董事会提出此问题。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至少我觉得 GAC 感觉没有按 GAC 建议的方式实施。

那么问题在于：是要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将其留在有相关文本的公报中？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如果没人支持，我们就放弃。那就放弃。嗯，

最后一个问题是 ATRT 建议 6.5。是要结合压力测试 18 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大家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大家想要提出的问题？大家记住，有一个 ATRT 建议元素未完成。该元素已暂时搁置，即要求董事会获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投票才能拒绝 GAC 建议的提案。CTU 代表，请讲。

CTU 代表：

谢谢主席！我认为，如果要讨论压力测试 18，那么这个问题也需要进行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的发展方向是压力测试 18 试图提出的内容。

我认为大家不能区别对待它们。我的意思是，不管是单独提出来还是联合提出来，都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 -- 我觉得这样才适当。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大家是同意还是 -- 不同意。还有人反对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吗？我看没有异议。那就将这个问题纳入讨论列表 -- 或者以某种方式结合压力测试 18 进行讨论。

嗯，

我认为我们应该 -- 我们可以快速读一遍列表项目，让大家听听具体内容。我试着朗读一下。我们有以下通知项目要通知董事会。一是我们希望他们作为董事会参加高层政府会议，即 **NomCom** 更新会议。我们列出这个问题了吗 -- 我们没有在列表中列出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希望董事会重视保护措施和我们的建议。我们将通知他们，我们将更密切地观察我们建议的有效性。我们会通知他们关于签证的问题，特别是与下次会议有关的签证问题。

然后是 **.AFRICA** 问题，我们将传达有关我们答复的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我们提出两个要求他们提供信息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根区管理人提案的后续计划。另一个是关于 **ICANN** 外展到发展中国家/地区。以上项目是通知项目。然后我们提出两个讨论项目。一个是压力测试 18，需要董事会提出意见及其根本原因。另一个是 **ATRT** 建议 6.5 的情况。我们目前提出的问题就这些。

就这些吗，还有其他项目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稍后发送给董事会的列表就是这样了。我们基本上已完成今天的议程了。如果没有其他意见，今天就这样 -- 有请巴西代表发言 --

巴西代表：

谢谢主席。我只是想知道是否有更多时间回头讨论一下压力测试 18。明天我们将参加 CCWG 会议和合作交流会，肯定会在会议中讨论这个问题。GAC 电子邮件清单中有几个由同事提出的提案。我认为我们至少需要花些时间回顾一下这个问题才能理清我们的立场，为明天的 CCWG 会议做好准备。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巴西代表。我听大家的意见。我有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时间。问题是如果我们延长会议时间，是否有口译人员。

大家希望延长多久，比如半小时？然后再看看讨论情况？这样可以吗？好了。那么我们 -- 现在是 6:30。会议时间延长到 7:00 吧。我听大家的意见。

如果有人有异议，现在提出来。否则，我们就按建议做。嗯，好的。我知道今天下午较早的时候有些人希望针对压力测试 18 问题发言。或许这些人现在可以来说说他们的想法。好，想要讨论压力测试 18 的人，我觉得应该要发言。否则，讨论没多大意义。谢谢巴西代表。

巴西代表：

谢谢主席。我想说，我相信大家今天下午与 ALAC 一起召开的会议很有意思，理清了我们讨论的一些要点，其中包括压力测试 18。在我们看来，与 ALAC 一起开会真正确定了以下观念：每个 SO 和 AC 成员应该按自己的程序办事，不要因外来压力被迫轻易更改决策流程。

大家知道，我们曾在 GAC、CCWG 会议中反复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修订章程。遗憾的是，我们觉得讨论中充斥着一些误解、一些谨慎的误解。在我们看来，这次讨论的根本原因是令人不愉快的，体现出政府联营过程中存在极深的不信任感。

我认为我们星期日在 GAC 会议中的讨论以及今天与 ALAC 的讨论都表明，不仅 GAC 中的大量国家/地区不支持压力测试 18，而且 CCWG 的非政府成员也表示反对压力测试 18。在我们看来，这表明社群没有对此达成共识。

依我之见，我想重申的是，我们坚决抵制此测试，我们觉得这不是过渡的先决条件。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还想表达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因前述原因不接受提出的压力测试 18 的当前提案内容，我们将准备寻求尽可能折中的解决方案。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巴西代表。有请法国代表。

法国代表：

谢谢主席。

我认真倾听了巴西同事的发言。我们现在获得的信息量比两天前多得多。这些信息很有意思。但是，尽管这样，提倡压力测试 18 这一举措仍然缺乏概念性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础缺乏到 CCWG 内部主要倡导人词穷的程序，以致于发送的邮件或邮件副本引用了美国国会四位成员的回信，即需要实施压力测试是因为有必要实施。

如果 CCWG 要将压力测试 18 纳入提案，则表示具体原因是国会成员要求这样。我可以说不这是我的想法，我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概念。那么在我们限定流程时就不用讨论什么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此外，我感到惊讶的是，自一年前开始过渡时，最终是美国行政权最后决定了这个主题，而不是立法权。我现在不知所措。

在我国，肯定还有议会。GAC 派出各国家/地区代表参加会议的情况就是这样。作为政府代表，我得对我的议会负责。我国的议会成员觉得很难接受的是，内部政府、决策规则不能畅行无阻，或者是少数非政府利益相关方可以影响这些规则。这些规则是不能被操纵的。这是绑架。

我们讨论的是全球性公共服务，涉及所有公民和社群成员。也就是说，我国对压力测试 18 的态度不会改变。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法国代表。有请俄罗斯代表发言。

俄罗斯代表： 我还是用俄语发言。

我想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通过邮件发送了一些表明我们立场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同意。与巴西代表的发言一样，我们不同意将压力测试当作强制措施。我们觉得此措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觉得提出的这种威胁不实际。我们还看到了在以后的过渡中会出现的威胁，因此 ICANN 董事会需要接受建议和 GAC 建议。我们认为这种风险是实际存在的。我们非常高兴地表示，不仅政府机构可以而且非政府机构也可以考虑到这个问题。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俄罗斯代表。接下来谁发言？伊朗代表和阿根廷代表，请依次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 Thomas。

在 2015 年 4 月一次压力测试工作组晚间电话会议中，我作为一名与会者，是唯一一个强烈反对该问题讨论的人，甚至因为我的发言不是工作组主席所愿意听到的而被其打断。他们喊了

三次我的名字。Kavouss、Kavouss、Kavouss，然后打断我的发言。他们不想讨论。

甚至达到打断我发言的程度，因为工作组主席不愿意我干预。

他们喊了三次我的名字，Kavouss、Kavouss、Kavouss，然后打断我的发言。他们希望我不要讨论。我说，这个问题应该拿出来讨论，并且应该由 GAC 而不是由 CCWG 来决定。

我说，程序规则或运营原则是专属于 GAC 的问题；不应该由外部人员提出。并且我明确表明，DNS 稳定性与压力测试 18 之间没有关系，问责制和压力测试 18 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可能有其他源头。因此我不同意。

大概几天后的某个时间，另一位 GAC 同事 Olga 发表了意见，然后又有几位同事发表了意见。最多有三位或五位同事发表了意见。直到最近也没有任何人发表意见。

我一开始就面临陷入压力测试 18 的危险。此测试与问责制无关，与稳定性无关，与 GAC 操控 ICANN 无关，但有其他源头。因此，我认为董事会 17 年来一直在借助 GAC 建议解决压力测试问题。也许这个内容或具体内容的语言可能有些难，但问责制的内容、问题的内容、建议的内容并不难。因此此测试与这些元素无关。但是没人听取我们的意见。就是这样。

我不断提出这个问题，直至今天，我认为这是应该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不同意做出任何更改。总的来说，应该保持不

变。我们一直相安无事，没有任何麻烦。我们没有收到过董事会的建议内容投诉。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您，伊朗代表。

有请阿根廷代表。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我想用西班牙语发言。

我想支持巴西、法国、俄罗斯和伊朗同事的意见。

我清楚记得，Kavouss 首次想强调该问题时，工作组主席不允许他发言。他们打断了 Kavouss 的发言，而没有让 Kavouss 说清他的想法。

他让我想到 -- 谢谢 Kavouss，因为你让我想到所有问题的真正影响。

我愿意超越一切，我愿意想象他们说如果压力测试不能纳入提案，这个提案就不会成功的情景。

这个规则从一开始就应该传达给我们。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规则，就不会在过渡期间产生任何障碍，或许我们应该从不同视角分析问题，我们的反应本应不同。

但是，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只要存在过渡，只要鉴于基本要求按原样将压力测试纳入章程，在加入此多利益相关方环境，即 ICANN 的大量国家/地区不支持压力测试的情况下，哪种合法性会对国际社群有帮助呢？

SCHNEIDER 主席：

还有其他意见吗？

好，请讲。

委内瑞拉代表：

谢谢你，主席。我想用西班牙语发言。

我叫 Rivera，来自委内瑞拉。我一直在听其他意见，与我们星期日的发言一样，如果我没弄错，拉丁美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地区以及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地区有发言，我的管理机构想支持之前提出的意见。

我们发现，需要纳入压力测试 18，修改章程的基本理论依据不充分。我们的确回顾和重读了关于跨社群工作组提出的这种行为背后的基本理论的所有提案和所有文件，确实没有找到任何依据。

今天我们知道此测试是一个条件，法国同事说，被问及这个问题的国会议员认为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我们肯定不同意这个条件。正如阿根廷代表所说的一样，从一开始就得理清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审批最终有一些先决条件，就不能向互联网社群和政府提出任何提案。

我们现在反对这个提案按原样增加压力测试 18。

谢谢大家！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委内瑞拉代表。

还有其他意见吗？接下来依次有请日本代表和挪威代表。

日本代表：

谢谢你，主席。

是的，我们看过了分送给 CCWG 成员并传送到 GAC 邮件列表的电子邮件列表。邮件表明，美国国会的员工表达了有关压力测试 18 的意见。大部分内容是下午的会议内容。

他们说美国国会仍在关注这个提案的讨论。提出的章程更改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流程的一部分。

[音频不清晰] GAC 对该系统达成共识非常重要。因此需要了解关系到 CCWG 的结论，最后应清除国会 [音频不清晰] 障碍才能顺利完成过渡。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请挪威代表发言。

挪威代表： 谢谢主席。我只是想简单说说，其他代表提出的意见 -- 或许最初是由新西兰代表 Steve DelBianco 提出的，关于解决方案的新建议。我明确表示，如果 CCWG 人员要了解我们的报道，我认为讨论压力测试 18 更通用的方案是值得考虑的。通常，面对的是咨询委员会建议，而不是 GAC 建议。

我只是想将这个问题记录下来，我们现在已将这个问题纳入 GAC 日程表。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抱歉。你能否 -- 或许只有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是否能简单重述一下。

挪威代表： 好的，我重述一下。

我想说的是，瑞典代表 Anders 刚针对 GAC 日程表提出建议，比如比压力测试 18 更新的解决方案，对于在 CCWG 日程表中增加更通用的方案，我想是新西兰的 CCWG 成员提出的。

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表明，董事会不应处于一个仲裁咨询委员会内部不同意见的境地。此方案比面对 GAC 和 GAC 方法做出决策更适用。

我想让在列表中看到该内容的人知道这一点，并且这个内容可能是我们可以深入调查的问题。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挪威代表。

如果大家愿意继续讨论，我们还剩下最后 15 分钟。

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你，主席。

或许我还没有完全了解挪威代表的想法和 Anders 的意见。问题是，一封电子邮件中曾提到 ICANN 不能参与解决 GAC 成员之间的争议，但可以解决 ICANN 和 GAC 之间的问题，这是一样的问题吗？我们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没有效。这是有分歧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具体内容。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有问题想问提出这个意见的人。董事会有义务为任何其他咨询委员会设法找到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吗？如果董事会有义务为 GAC 这样做，我看这与 GAC 条款中隐含指出的内容没什么不同。挪威代表，是否能确认一下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

挪威代表：

我无法澄清，你们是对的。我想董事会只有义务为 GAC 这样做。

CCWG 以后也将为我们工作。此解决方案还需说明，这些委员会之间以及咨询委员会和董事会之间以后如何对话。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会如何变化。

现在，这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从我们现在的情况看，只是针对 GAC。但我们不知道。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常见问题，不只是针对 GAC。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您的解释。

接下来，有请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我只是想说明这一点。值得花时间看这个内容吗？如果看了这个内容：结果董事会就不会处于一个仲裁咨询委员会内部不同意见的境地。如果董事会决定采取的措施与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不一致，董事会没有义务设法找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使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不支持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就是这样。就是这些内容。

我要举手是因为，首先，我认为整个问题就是对模型中政府角色延伸风险的看法，如果董事会需要设法找到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拒绝没有达成共识的建议，即如果有的政府是一种说法，有的政府是另一种说法，就其本质而言，就需要延伸政府在模型中的角色。

我认为 -- 这就是我听完压力测试 18 的基本理论后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始终表示我们支持压力测试 18 的原因。

其次，我想说明一下。我相信伊朗代表的意见是善意的，但压力测试 18 很久以前就是 CCWG 提案。我记得在法兰克福的首次实体会议中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时提出的意见是，无意采用 GAC 确定共识、共识建议的方式进行干涉或干预。我提出过很多次。

以我对伊朗代表提出的干预的理解，我认为这种干预是不对的。从未打算 -- 以各种方式达到 GAC 的条件，或者决定如何达成一致意见或如何定义共识。事实并非如此。

我认为，伊朗代表提出的是与 ALAC 互动，并非是我支持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能将此行为视为干涉。如果这就是伊朗代表的意见，我必须表示英国不同意。

希望以上观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英国代表。

下面有请新西兰代表。

新西兰代表：

谢谢主席。我想说，这或许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的原因，压力测试着眼于极端情况。我们现在看不到压力测试设计将出现的许多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更多的社群认为 GAC 倾向于允许投票存在风险，并且这样可能会抑制某些意见，或使社群很难听到小意见。

我觉得没有人希望这样。最近几天我听了一些有关 GAC 认定共识值以及确保人人都能表达想法的意见。

我还听到，这对美国国会很重要，他们必须考虑这个提案。

我认为，如果共识对 GAC 很重要，我们已提出了一些可行意见，提到了我们拥有的价值和共识，以及如何确保这些内容继续成为 GAC 的工作方法。我只是鼓励每个人都看一下同事们

通过工作组 -- 对不起，是通过前夜的电子邮件列表表达的许多不同观点，看一看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满足过渡要求的途径。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新西兰代表。

还有其他意见吗？有请 CTO 代表发言。

CTU 代表： 谢谢！CTU 代表，请讲。

SCHNEIDER 主席： 不好意思。

CTU 代表： 听完英国代表的理解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分歧。对于延伸影响，我的诠释不同，因为不管如何定义共识，在我看来，董事会都不会处于一个仲裁境地，如果我们看过章程 K 小节，就会知道董事会有最终决策权。现在董事会有最终决策权，以后即使接受压力测试 18，董事会同样有最终决策权，对吧？

根据刚提出的意见，我认为委员会成员一致不支持仍属于“共识”。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作为一般内容讨论，那共识意味着什么？如果共识定义有变化会怎样？我知道在这个意义上不太全面。

但我要说的是没有必要。首先是没有必要的。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CTU 代表。

还剩六分钟。我们是要听更多发言，还是试着讨论如何继续这个话题。我建议选择后者。

我们仍旧能，基本上 -- 如果不改变想法，我们就会认为，我们阅读和消化了在邮件列表中的提案中发现的内容，秘书处今晚可能会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一个文档，然后将其重新发送给我们，这不会妨碍大家在邮件列表中逐个浏览。然后我们明天聚集在一起，思考如何处理。

我认为有两种意见。一是我们最终实质性达成一致意见；即压力测试 18 和章程更改等等；或者同意我们对 CCWG 提出的备用方案。否则，我们需要开始思考如何说明我们没有达成共识，并且必须讨论 -- 如果那样，必须讨论如何向 CCWG 简洁陈述。

我听说 -- 为此，我个人基本已留出整个星期三晚上的时间，如有必要，可供大家参考。我希望我们 --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GAC 愿意工作，直至我们达成共识，即使是同意陈述不同的立场，我们也会留出这个会议室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我们不能根据逻辑依据人为限定，比如最终期限。我想让员工确保我们明晚有场所和时间。

还有其他意见吗？我们要坚持我们理解的协议并思考如何推进吗？

有请伊朗代表发言。

有请伊朗代表发言。谢谢！

伊朗代表：

主席，我想说两点。首先是最初的原因。著名的压力测试 18 是因 GAC 可以行使的社群权力出现的。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独立于 GAC 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解决这个问题吗？不可能吗？假设没有问责制问题，就没有过渡。有人会前往董事会，前往 GAC 表明，我们希望修改这个内容，或者告知 GAC 董事会希望修改 IX 一文第 2 节等等吗？不会。因为问责制和过渡，因为 GAC 参与社群权力决策的可能性，才会建立或启动这种机制。

难道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我们不再需要压力测试 18。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压力测试 18 的精髓是一致同意任何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压力测试 18 本身。如果不能达成任何共识，则意味着问题很多，问题已暴露出来。没有达成共识。在接受方面没有达成共识，或者有不同的意见。继续维持现状。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如果没有，比如如何推进的其他方案，我认为我们需要留出时间自己去看一看想一想，明天继续回来看看怎样做？

好吗？好了。

好的。

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董事会的鸡尾酒会，邀请我们 7:15 参加，地点是 5 楼，对吧？5 楼。就在 4 楼上面。我没有去过那儿，但肯定有 5 楼。好了。

嗯，我不确定。不过，如果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假设有 5 楼，除非是在屋顶上。谢谢大家！感谢口译人员与我们一起工作，感谢所有技术支持人员。明天见。谢谢！

[听力文稿结束]